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



九一八國難週年紀念端刊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編印

「九一八」國難週年紀念專刊目錄

題 字

鄧澤如先生

余漢謀先生

何 犖先生

圖 片

瀋陽城之鳥瞰

被日軍轟炸後之北大營

被日軍佔據之東北飛機場

被日軍佔據之東北飛機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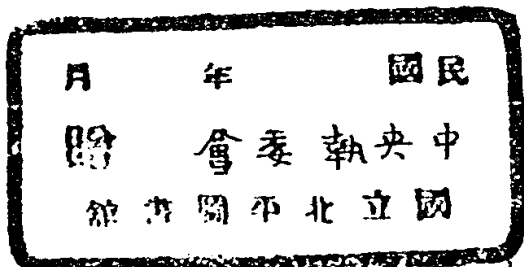
被日軍佔據之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

被日軍佔據之瀋陽中國銀行

日軍襲取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衛隊處之情形

九一八國難週年紀念專刊

一



被日軍佔奪封禁之東三省官銀號大金庫

被日軍改作駐兵所之張學良住宅

日軍擄我軍警官員之橫暴情形

瀋陽城內民房被日軍焚劫後之慘狀

被日軍侵佔後之東北空軍司令部

被日軍侵佔後之黑龍江省黨部

馬占山軍江橋抗日一役炸燬之第一鐵橋

堅苦踔厲之東北義勇軍及將領

蔡軍長廷楷親臨陣地奮勇抗日之情形（附蔣總指揮蔡軍長像）

調查日本侵佔東北情形之國聯調查團

「傀儡組織」之傀儡

東北叛逆慶祝傀儡組織成立時之醜態

屠殺我東北同胞之劊子手——本莊繁

斷送東北之罪魁——張學良

東北叛逆賣國之一幕——偽瀋陽市長土肥原之就職

醜劣的「傀儡組織」之紀念章

日本侵畧我國野心之表現——特製之絲織手帕

傀儡組織劫奪我郵權所用之郵票

史料

「九一八」事件之迴顧……………萬籟等編

紀念文

九一八痛史之責任問題……………蕭佛成

「九一八」與中華民族的自救……………鄒魯

怎樣去紀念「九一八」……………白崇禧

寫在「九一八」一週年的前夜……………劉紀文

嗚呼今日之東北……………區芳浦

怎樣雪「九一八」的國耻……………詹菊似

「九一八」紀念雜感……………陸匡文

武力抵抗纔是中國救亡的出路	譚惠泉
「九一八」國難紀念中之當前急務	費河澧
救國主戰論底下的國防問題之研究	胡文燦
「九一八」事變與中國人	李海雲
怎樣共赴國難	陸幼剛
「九一八」的認識	李 直
今後當如何	玉 明
應如何紀念「九一八」	劉秉綱
由東北說到西南	冰 絃
今日雪恥救國之我見	鄧柏年
「九一八」痛史與海外華僑	方岳昭
我們今後的責任	趙漢一
中華民族到何處去？	李建白
九月十八(詩)	不匱室主

總理遺像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毋忘此日

鄧澤如



臥薪嘗膽 破釜沉舟
勦共抗日 救國復仇

余漢謀



傑青忍

邊秋介

我相上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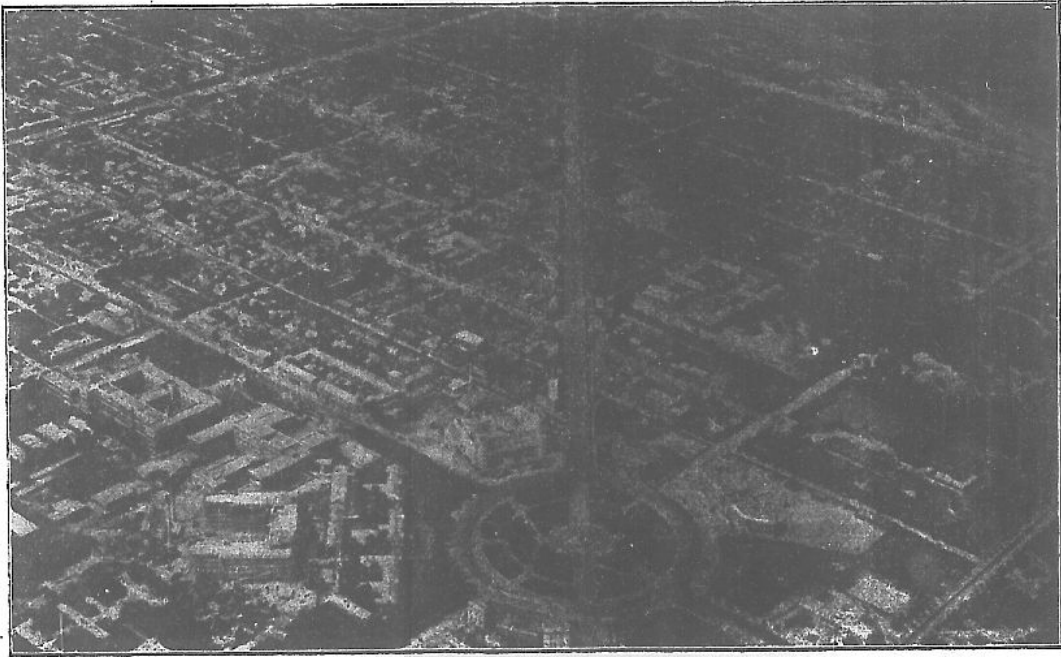
河山寧中原

劉海於

何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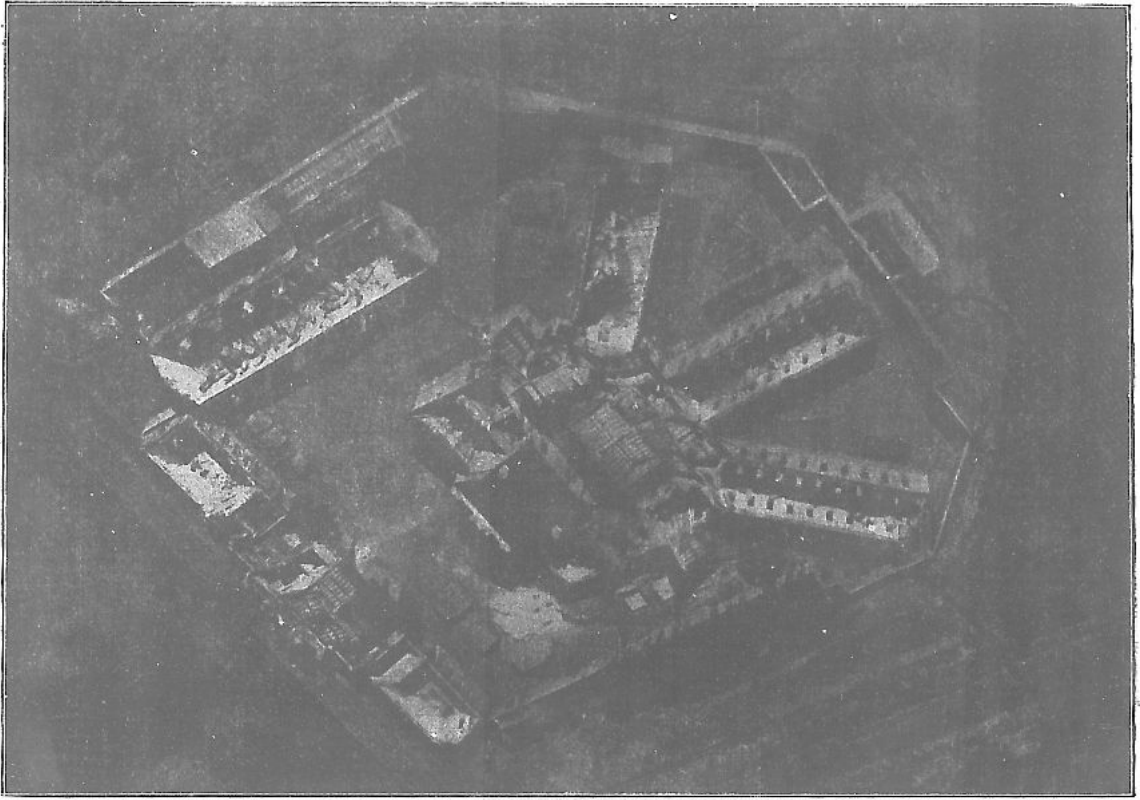


瀋陽城之鳥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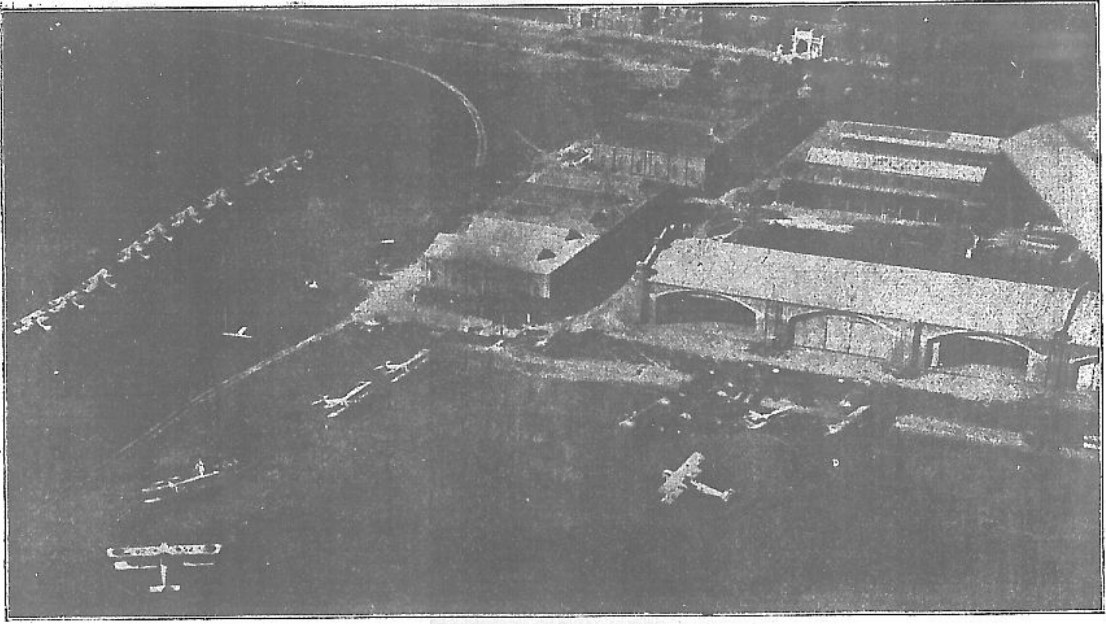
九月十八夜被日軍首先侵佔之地

東北之北大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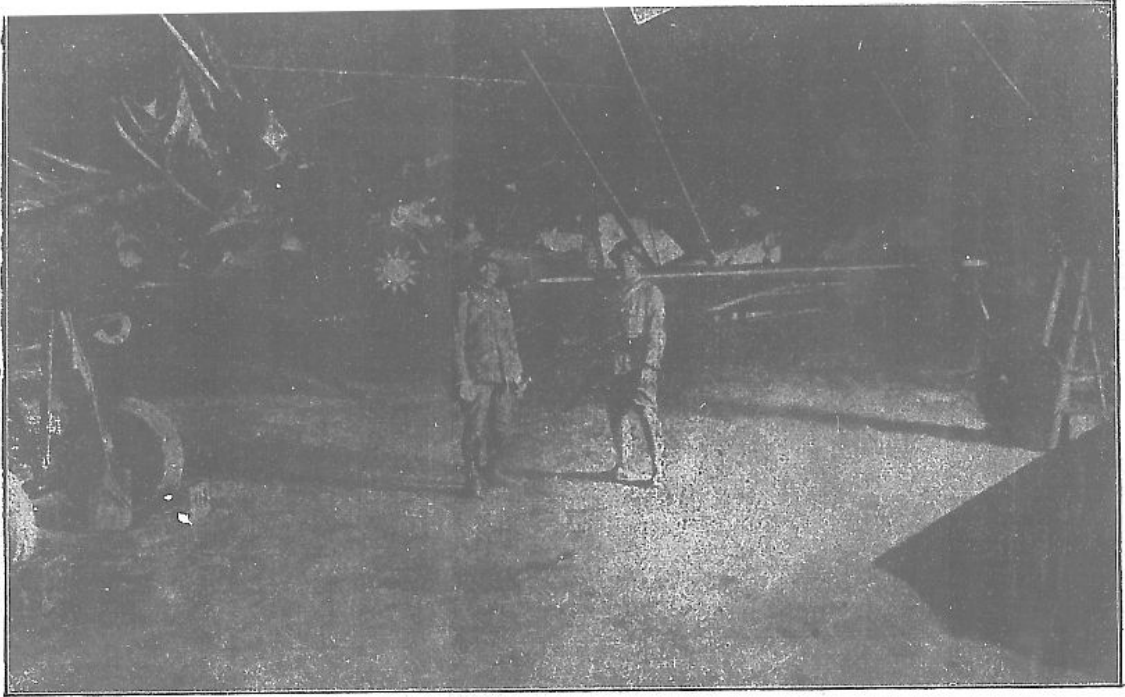
「九一八」事變被日軍轟炸後已成廢墟

東北飛機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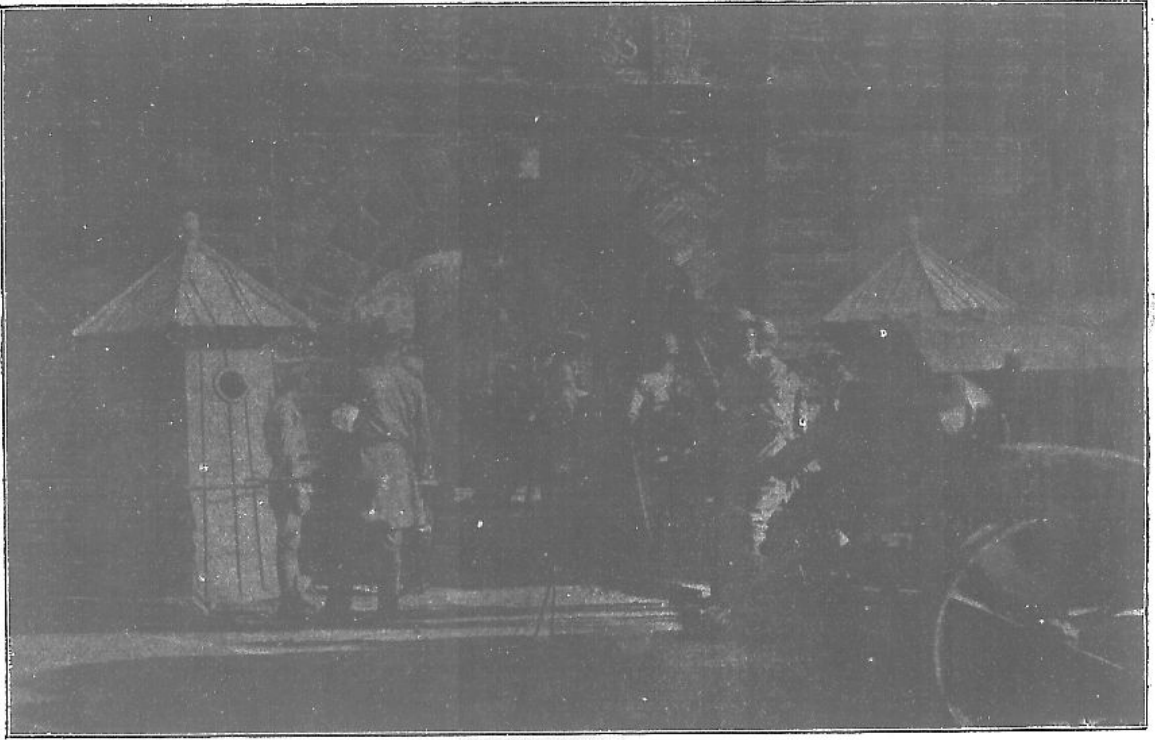
規模極爲宏大「九一八」事變時卽被日軍佔奪

東北之飛機廠



內藏飛機二百餘架「九一八」事變後即盡換日徽

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



九月十八夜被日軍佔作司令部

瀋陽城內之中國銀行



『九一八』事變時被日軍劫掠一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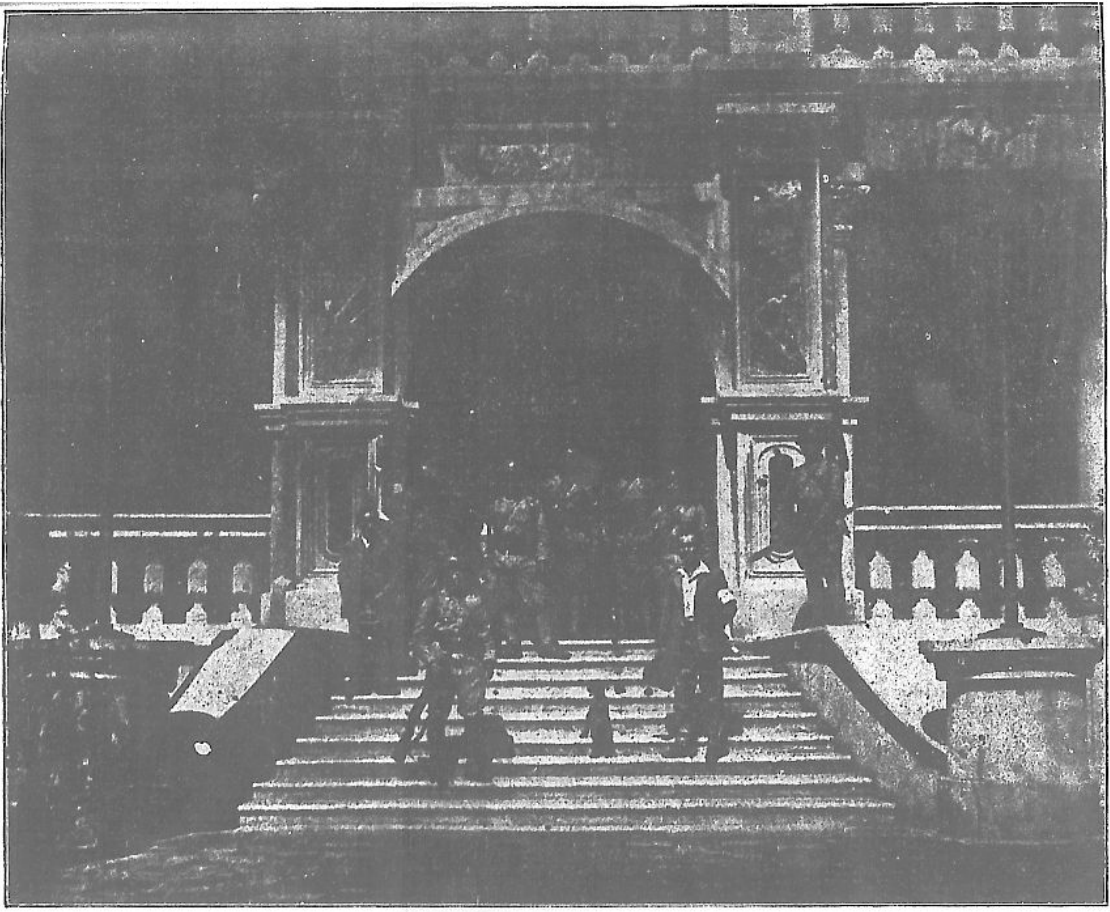
『八一九』事變時日軍襲取東北邊防司令官長官署衛隊之處情形

東三省官銀號（中央銀行）之大金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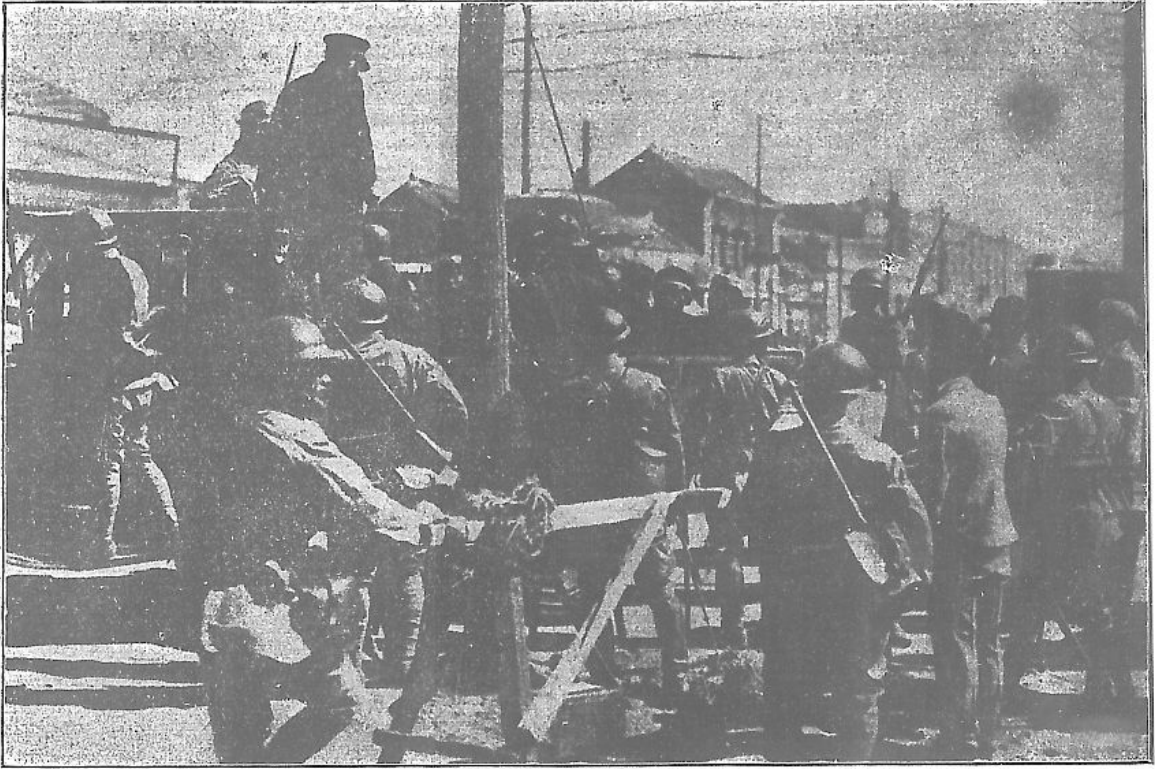


「九一八」事變時被日軍佔奪封禁

張學良住宅



『九一八』事變被日軍劫掠後改作臨時駐兵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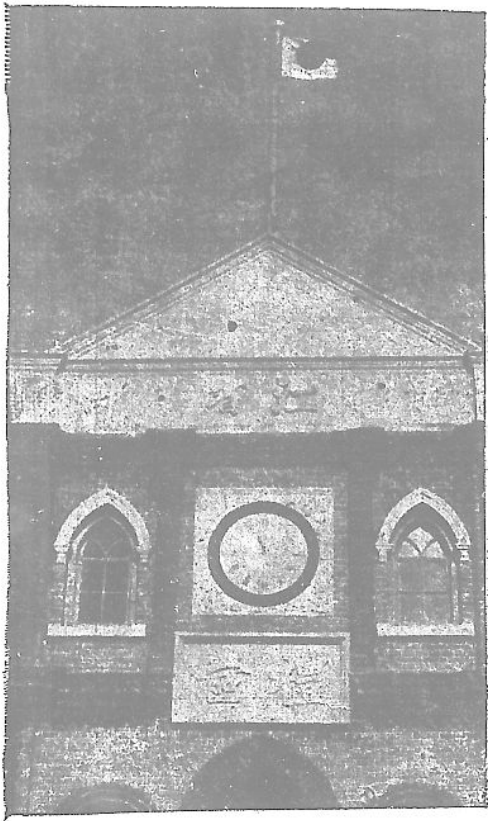


形情暴橫之員官警軍我擄途沿內市陽瀋在車兵本日後變事『八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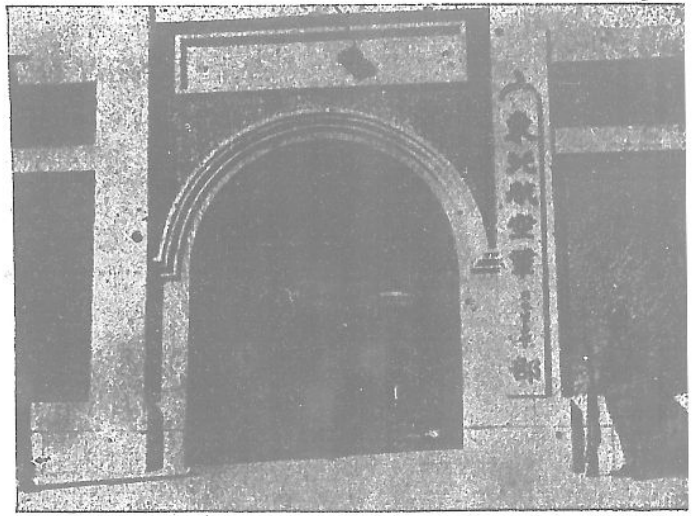


狀慘之後劫焚軍日被房民內城陽瀋變事『八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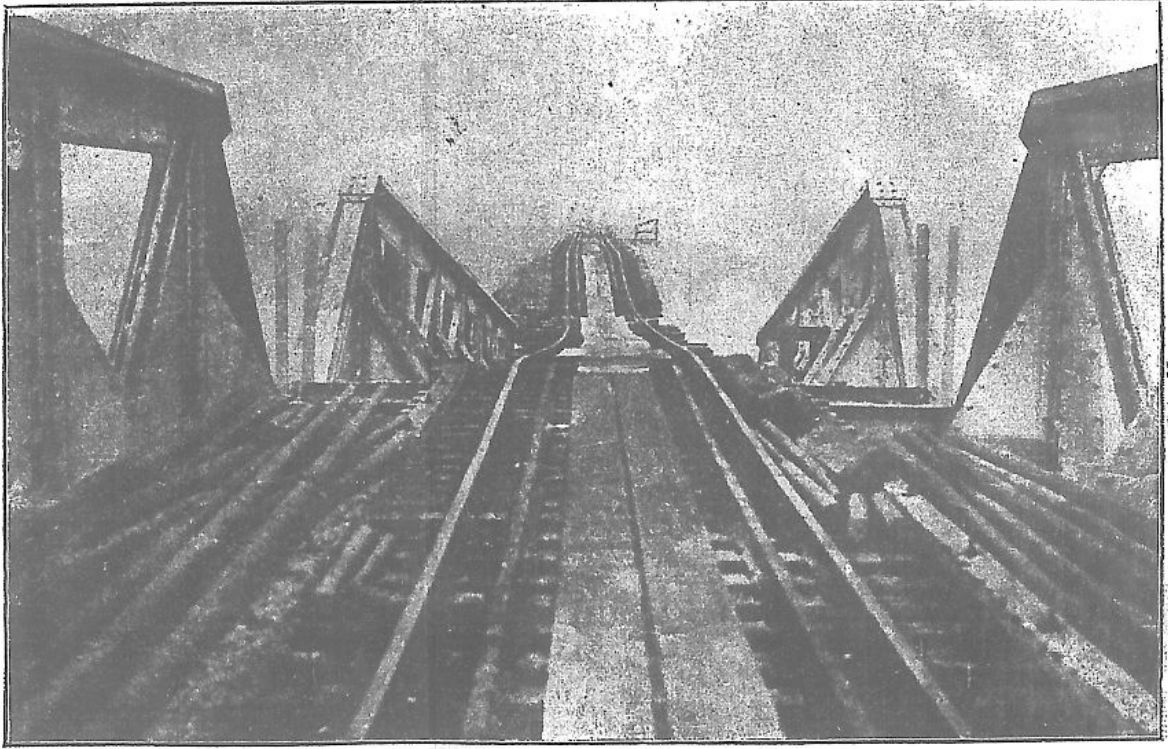
被日軍侵佔後即易日幟



黑龍江省黨部



被日軍侵佔後之東北軍司令部



橋鐵一第之燬炸役一日抗橋江軍山占馬



(下) 將 (上) 勇 北 之 不 抗 蹕 堅
 領 及 軍 義 東 懈 日 厲 苦



山 占 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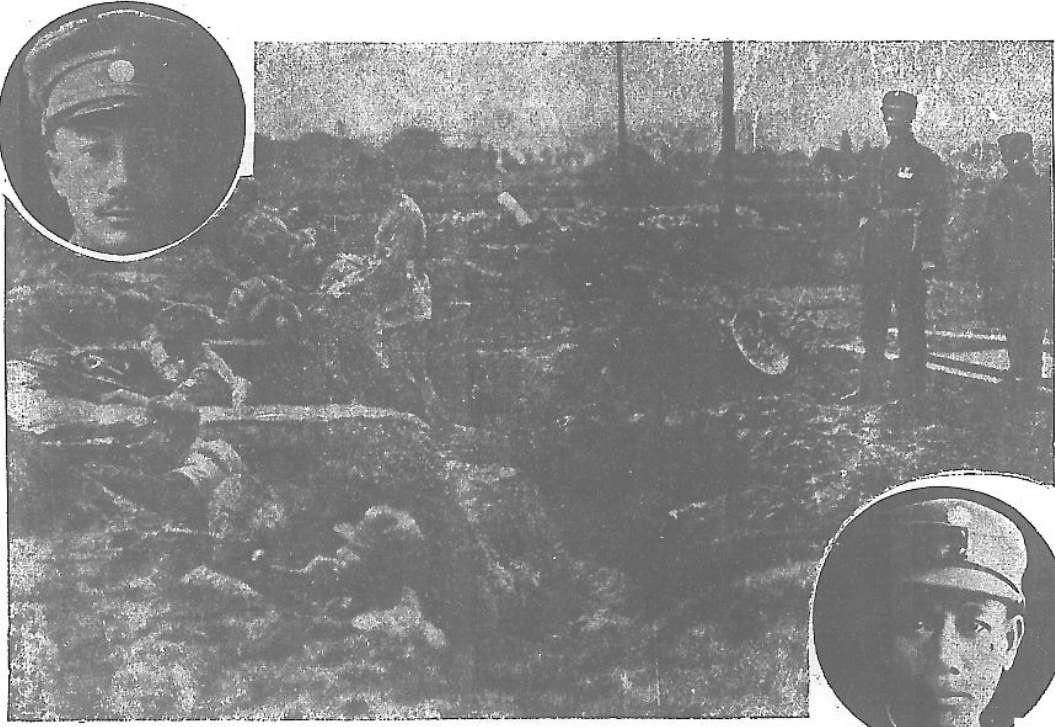
超 丁



杜 李

蔣總指揮光耀

『為民族爭光榮 為國家爭人格』



由「九一八」而產生之「一二八」事件之一幕
蔡軍長廷楷親臨陣地奮勇抗日之情形



蔡軍長廷楷

調查日本侵佔東北情形之國聯調查團



中立者爲該團主席李頓

東 北 叛 逆 : 傀 儡 組 織 之 傀





東北叛逆慶祝僑僑組織成立之時醜態

屠殺我東北同胞之劍子手



日本關東司令本莊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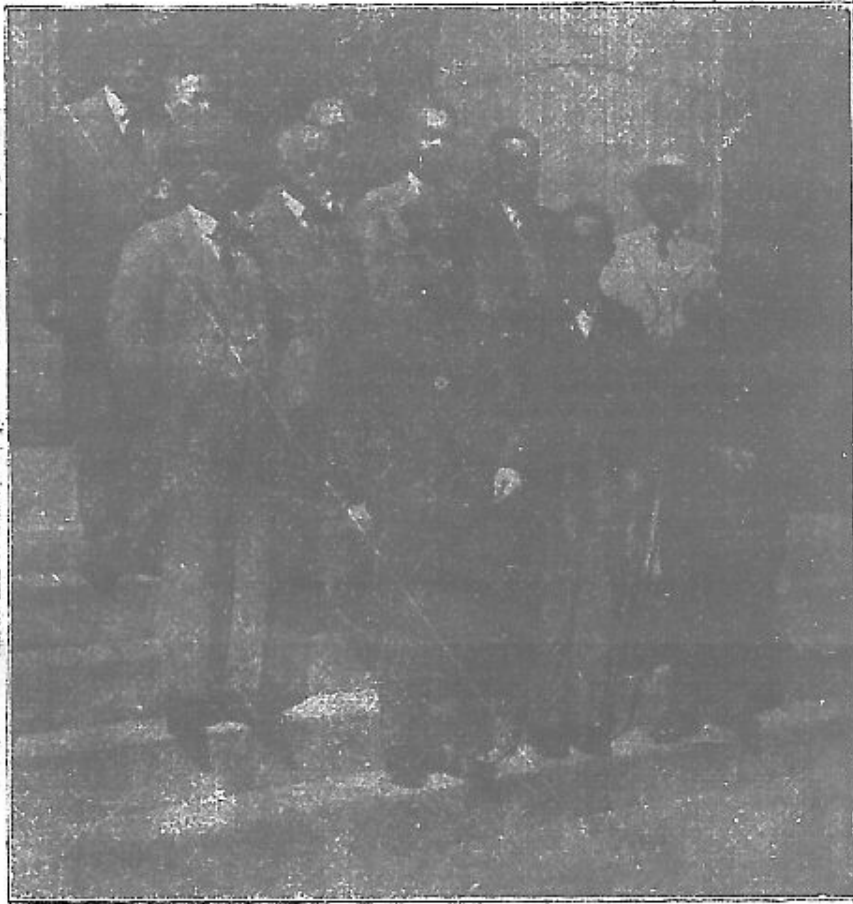
斷送東北之罪魁



沈酒色之張學良

東 北 叛 逆 賣 國 之 一 幕

左圖為瀋陽市被日軍佔奪後由關東司令部委派之市長日人土肥



原就職時之情形×者為土肥原
係即東北之叛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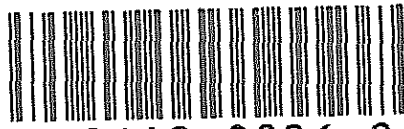
醜 劣 的 傀 儡 組 織 之 紀 念 章



日人所製之絲織手帕(上)
 內印日本朝鮮東三省外蒙
 華北數省地圖及偽組織旗
 日本旗溥儀像萬里長城等
 日人侵略我國之野心於此
 可見一斑。



僞組織割奪我國郵權所用之郵票



3 0610 9826 9

史料

「九一八」事件的迴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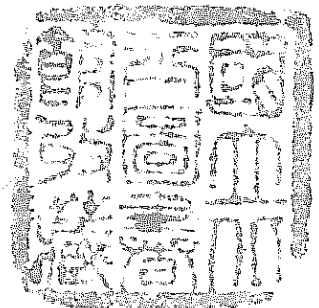
萬籟

一、導論 二、「九一八」事件發生的前夜(1)日本侵略東北的陰謀(2)「九一八」事件發生的導火線 三、「九一八」事件的經過(1)從佔遼吉的經過(2)鐵道及重要產業之侵奪 A 鐵道 B 重要產業(3)日人操縱叛逆組織傀儡政府的前後(4)由「九一八」事件產生的「一二八」事件 四、國聯及美國應付「九一八」事件的經過 五、一年來抗日的工作(1)東北義勇軍的抗戰(2)淞滬自衛的抗戰(3)全國民眾抗日的工作 六、結論

一、導論

韶光如流水般地消逝着，悲慘的「九一八」事件，又屆一週年了。我們在這個週年紀念日當中，一方面憧憬着當日日本帝國主義者屠殺東北民衆的慘狀；一方面眼看着日本的壓迫愈來愈急，真令人不禁悲憤交集！

九一八國難週年紀念專刊



「九一八」事件釀成今日的結果，第一由于張學良之絕不抵抗，第二則由于當局只有口頭抵抗，而不肯真實去行，這已成爲今日之定論。

「九一八」事件的發生至今已一週年了，暴日之壓迫隨時日以俱進，我們的痛苦，亦隨時日以俱增。當此危急之秋，政府與國民，應如何臥薪嘗胆，精誠團結，以雪國恥。乃環顧國內現狀，與我們的希望適得其反；坐失國土，不抵抗主義的張學良仍然擁兵平津，優遊過其沉湎的生活；平日呼喊著長期抵抗的當局「偉人」，則惟知爭權奪利，互相水火；手握軍權的最高軍事長官則擁兵不發，置身事外；紳士式的民衆們，則絃歌夜夜過其快活的日子，奸商敗類，則大運仇貨，爲利是圖；大家都忘却國難的當頭，而故意粉飾了「昇平」的景象，是真難怪外國人說：『中國不是國，中國人不是人了』。

環顧國內今日尙存一線生機的，只有爲抗日而勦共的西南，與不甘淪爲奴隸而不斷抗戰的東北民衆，西南勦共的工作在最近期間已得到相當的結果了。東北的義軍雖後援不繼，也能在過去一年中不斷地向着日軍抗戰，使日人侵畧東北的野心，受很大的挫折，已表現中華民族奮鬥的精神了，但是這樣弱小的力量，究終何濟子事呵！

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的野心，隨東北三省的淪亡而愈加緊迫。最近熱河又告急了，平津治安

又在動搖之中。日本承認偽組織獨立的議案也在他的閣議通過，且決在十五日實行了。則今後的東北問題，必益趨於嚴重，是無疑義的。從前田中義一的奏章，有『要想征服支那，必須先征服滿蒙』一語，試按今日的情形，則可知日本第二步進行侵我的計劃，實為不可避免的事實。

全國的民衆們！偉人，軍閥，奸商，敗類，他們早已忘懷於東北，忘懷於國難了，中國的希望，救國的責任，只有靠我們有民族意識覺悟的民衆了；當此沉痛的國恥週年紀念當中，我們應如何負起我們的責任，應如何認識我們的敵人，和要怎樣來抵抗蠻橫的日本，以維護中華民族的生存呢？我們此時應有深刻的認識與決心。以求我們民族的出路，徘徊，悲傷，是弱者的行爲；努力，奮鬥，才是我們的出路。

我們在努力奮鬥的當中，固然要一致前趨，但同時不要忘却過去的痛史，以資興奮！

二、九一八事件發生的前夜

(1) 日本侵略東北的陰謀

東北自一九八九年以後，就成爲國際注目的地方。牠有偉大的森林，廣沃的土地，掘取不盡的煤礦，採用不竭的重工業原料；還有豐裕的農產物，特別是大豆，足供全世界的需要。這樣富

庶的區域，正合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所以，從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後，攫取了南蒙鐵路權的日本，即以南滿鐵道會社爲司令塔，無日不積極邁進侵略東北了。

日本是一個島國，地方已小，人口又稠；且缺乏原料品，對於立國的根基上，時時懷着無限的隱憂。自明治維新以來，主張向外發展的理論，已成爲政府施政的方針，總其政策，可分爲二：一是海洋政策；主張向南侵略，如南洋，菲律賓，南美等；一是大陸政策；主張向朝鮮，東北，西伯利亞等侵略，田中內閣的奏章則是大陸政策的顯著者，由此，可知日本對於東北，在地理上，在物質上的條件下，他無時不覬覦着的。

日本，自佔領朝鮮後，即以武力與政治爲後盾，而進行其經濟侵略的政策，急劇地向東北進攻；同時，各國，特別是美國，經過一九〇五年戰爭後，也逐漸伸張其經濟「魔手」於東北，因而與日本進展，發生了很大的衝突。後進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經濟能力，因敵不過美國；但又要保持其獨占的權利，于是只有用蠻幹的方法企圖以武力驅逐一切的外力，把「滿蒙」單獨抱在懷中。她以爲這樣才可以實現她的迷夢。

同時，日本在資本主義發展到第三期，由穩定而轉向崩潰的過程中，遭遇着亙古所未有之全世界經濟恐慌的大潮，把國內工商業打成了破碎的現象——失業工人的增加，農村工廠的破產，

金融的紛亂，和政局的不安等。他們爲要挽救這垂危的生命，只有更加緊的採取下面的兩個戰略：（一）以國家力量集中資本，實行產業合理化，減低工銀，犧牲勞動者，減低原料價格，犧牲農民，和殖民地的利益，以求絕對的獨占化，然後乃使能與各國競爭於國際市場，以維持其已崩潰的經濟組織。（二）擴充和整理軍備，利用武力，以保持已得的，及搶掠新的市場。向東北進攻卽是搶掠新市場的一種手段，雖然有強大的阻力，而她仍是要強蠻進行的；因爲這是她久蓄的野心與陰謀，并欲藉此以延長她的帝國主義的壽命。這次日本侵佔東北的原因，就在於此。

（2）「一九一八」事件發生的導火線

日本自身的矛盾，隨經濟恐慌而日益尖銳化，她對外侵略的暴行，也隨着經濟恐慌程度而愈加顯露。去年四月間，韓農申永均等三十名，假托華人郝永德名義向吉林省長春縣署，呈請租借萬寶山，婁家店等處窪地約五百晌。租期十年，事尙未爲長春縣署批准，而韓人竟先集四百餘人突在伊通河畔華農地面開溝引水，強佔農田二十餘里，并毀傷四百餘畝。我農民大憤，遂一面請長春縣長提出交涉，一面請求韓農填閉。韓農不但不允，復請日警保護，繼續挖掘。我農民以彼不能理喻，遂於七月二日，自動實行填塞，因而惹起萬寶山慘案的一幕悲劇。

萬寶山慘案，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實行出兵侵略東北的序幕。此案發生後，日本帝國主義者即向韓人宣傳，製造「中國農民排除鮮人」的空氣，煽動韓人仇華，以遂其侵略的野心。於是，七月四日乃有在漢城，仁川，平壤釜山等地慘殺華僑一千餘人之慘劇。事發後，日本即增派一師團軍隊滿佈於南滿鐵路，興安嶺一帶，布置既畢，乃捏造中村大尉遊歷興安區爲中國人所殺的事件，在國內報紙盡力鼓動，主張對華出兵；同時，日本當局又於九月初電令張學良的日顧問柴山，和關東處長土肥原回日，參加最高軍事會議，決定出兵計劃。九月十四日復派遣多門師團密開瀋陽，增厚實力，於是侵佔東北的慘劇遂于九一八實行開幕表演了。

三、「九一八」事件的經過

(1) 侵佔遼吉的經過

日本帝國主義者既決心以武力爲其外交之後盾，於是積極布置軍事，至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夜，當陰霾滿布着瀋陽城的四周，兇暴的日本軍隊，遂開始表演其侵佔遼吉的一幕殺人悲劇了。她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進攻，故從是晚十時至天明八時止，整個的瀋陽城即落於她的手裡。事後知道她當時是分三路進攻：一路向北大營，一路向商務區，還有一路是向東大營。當暴日軍隊開始

進攻的時候，駐瀋陽的王以哲旅，因奉有不准抵抗命令，遂很柔馴地，拱手而讓出防地，這是如何令人痛心的事啊！

除了瀋陽以外，其他各地，亦次第被日軍佔奪，其所施行的手段，一如襲擊瀋陽，各地防軍亦同樣地不抵抗而退出，爲節省篇幅起見，茲將遼吉各地被佔奪的時日列表如次：

被佔城鎮

被佔時間

- | | |
|------|---------|
| 1 瀋陽 | 九月十九日午前 |
| 2 遼陽 | 九月十九日午前 |
| 3 鞍山 | 九月十九日午前 |
| 4 海城 | 九月十九日午前 |
| 5 蓋平 | 九月十九日午前 |
| 6 熊岳 | 九月二十日下午 |
| 7 復縣 | 九月十九日上午 |
| 8 開原 | 九月十九日午前 |
| 9 鐵嶺 | 九月十九日午前 |

九一八事件的廻顧

- | | |
|----------|----------|
| 10 昌圖 | 九月二十日上午 |
| 11 四平街 | 九月十九日午前 |
| 12 公主嶺 | 九月十九日午前 |
| 13 長春 | 九月十九日午前 |
| 14 長春南嶺 | 九月十九日午前 |
| 15 長春寬子城 | 九月十九日午前 |
| 16 營口 | 九月十九日午前 |
| 17 牛莊 | 十月三十日上午 |
| 18 遼源 | 九月廿二日午前 |
| 19 通遼 | 九月廿三日午前 |
| 20 洮南 | 九月廿五日午前 |
| 21 吉林 | 九月二十一日午前 |
| 22 蛟河 | 九月二十三日午前 |
| 23 敦化 | 九月二十九午前 |

24 洮安	九月二十八午前
25 撫順	九月十九日上午
26 巨流河	九月二十三下午
27 安東	九月十九日上午
28 皇姑屯	九月二十日上午
29 鳳城	九月十九日上午
30 瓦房店	九月十九日上午
31 本溪	九月十九日上午
32 新民	九月二十二午前
33 延邊	九月十九日午前

觀上表則知北寧路吉長路，吉敦路，四洮路，南滿路，打通路，洮昂路，一帶重要城鎮，在一個月內，特別在十九日午前的幾小時內，盡落於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手中。由這點，我們很可以看出日本此次的行動完全是有組織，有計劃的軍事侵略了。

在日本武力佔領了東北一部後，即組織了兩個政府。一個是遼寧，其他一個是吉林，遼寧省

政府是由袁金鎧，于冲漢，闕朝璽一班所謂地方維持委員所組成的；吉林省的政府是前吉林省主席張作相的參謀熙洽等所組成的，他們都是日本軍人的傀儡。日本人表面上所以不明目參加這些組織的原因，第一是懼怕各國的干涉，第二以不知道中國民情的日本軍人來統治東北，總不如暫時以漢奸管理來得便當。此外日本軍隊對未佔領的地方，則用飛機投擲炸彈威脅，同時以利誘方法，以引誘各地的中國軍隊長官的服從，果然洮南警備司令，張海鵬及許多東北的軍官，都繼續的附日，日人見其計已售，於是復向黑龍江進侵。她以為黑省也不過如此，便可降服了。誰知黑龍江省黑河警備司令馬占山是一個強充的男子，不甘屈服，乃奮勇起與抵抗，當前線的叛軍張海鵬部既告失敗後，乃由日本軍隊自己直接進攻。十一日五日，渡嫩江橋而佔領對岸的大興了。然馬軍在齊齊哈爾與大興間仍不斷的奮鬥，惜兵力單薄不能支持，而齊齊哈爾遂于十一月十九日終陷于日軍之手。其次哈爾濱特別區長官張逆景惠亦於九月底為日人所誘宣佈獨立，此外還有許多小軍閥因受日本的利誘也組織了獨立軍，自衛軍而甘為日本傀儡了。

不止此也，日本帝國主義者除以上述的方法侵畧東北外，更利用民族衝突的感情作用以煽動滿洲及蒙古脫離我國而獨立。內蒙古的王侯噶魯哈在日本未佔奪東北前到過奉天。日人拘禁之，威脅之，而使其進行蒙古獨立的運動。又外蒙古的郭道甫（原名咽魯西）在前年乘中東路問題發

生的時候，率領哥倫比爾的青年黨，從事活動，後經張學良的收買，乃就張學良所委派的邊防公署之諮議，并在奉天做蒙族學校的教授。這次事件爆發後，他又變了日人的走狗，命令其學生五百人，逃回哥倫比爾地方指導青年黨以助日了。

上述種種都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畧東北的軍事及政治的手段，簡單言之，她是用軍事的力量，在暗中利用各土匪流氓和漢奸等擾亂地方，樹立獨立的旗幟，進行脫離中國版圖的陰謀，一面造成東北的恐怖局面，陷東北人民於水火。她可以從中拉攏漢奸走狗，出而組織政府，藉詞民族獨立而使脫離中國關係，然後坐收漁人之利。

(2) 鐵路及重要產業的侵奪

A 鐵路

日本帝國主義者自佔領遼吉一帶後，即將我國人所經營的鐵路完全收為己有。對久成懸案的吉會路即開始建築。這條鐵路由吉林至會寧的，沿途經吉林敦化間，會寧老頭溝間已經早已完成，僅留敦化老頭溝間六十餘里尙未建築。故日本一佔領後即由朝鮮人建築，以完成打通全路。

吉會鐵路開通後，會寧與朝鮮鐵道聯絡，直達朝鮮的清津港，清津港與日本北海道敦賀有汽

船的聯絡，致致費用鐵道直達大阪。由長春至大阪的距離，陸路是四〇六里，水路是四七五哩，僅用五十一小時可達。照從前的交通路線由長春滿鐵，而至大阪的時間比較，需九十二小時，比前約多二倍，在日本國主義者軍事上看來，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吉會鐵路沿線上有很大的森林，足供日本二百年使用。且有煤油礦埋藏量既多，而質地又良。我們一想到日本每年木材與煤油須用外國輸入二億日圓的數目，就可知日人對此地如何覬覦了。所以吉會鐵路的建設，由日人方面觀察，在經濟上，軍事上都有重要的關係，難怪日帝國主義在佔領東北於軍事倥傯的時期中即急急完成該鐵路的陰謀了。

當民國十七年一月（昭和三年），滿鐵總裁山本條大郎與張作霖成立了所謂滿洲五鐵路的敷設契約。這就是吉林——會寧，吉林——五常，長春——大賚，洮南——索倫，延吉——海林。這個鐵道計劃，若是全部完成，看一看地圖吧。由清津經吉林長春洮南，至索倫橫斷滿洲中心而成爲一大直線。索倫的前面是滿洲里，由東方延吉——海林線延長，便縱貫黑龍江的北部。這些線路是通過所謂滿洲寶庫的嫩江，松花江，牡丹江的流域。又清津滿洲北邊是烏蘇里，由滿洲北去很近。若在海林與清津間而論，是海林去烏蘇里近。如由日本內地去北滿中心的哈爾濱，則由清津路是最近。故吉會路，實爲日人準備將北滿寶庫中之原料運往日本的路線。但是這條路在日人眼

光中不僅在經濟上是重要，同時有防止及進攻蘇聯軍事上的作用。吉會鐵路是大部幹線的一部。若是這部完成了，則大部幹線的計劃可完成。即由日本新寫或敦賀至長春可以聯絡成一直線。因為這個原因，故日軍一佔領東北後便急急的築成這條路了。

十一月十四日朝日新聞載，日政府與偽吉林政府交涉成立了即日建築長春大賚路的合約。這條鐵路也是進攻蘇俄軍事上很重要的。

十月尾又開始工作濟海與吉長鐵道的聯絡。此路是純粹中國資本的。瀋海鐵路由偽組織改為中日合辦，由日人士肥原大佐任瀋海鐵路保安維持會監事長，實際上即是總裁，這條路於十一月十五日已通車，車票也改用日文，并且與滿鐵聯絡了。

其餘若洮昂，打通，四洮等鐵道，均為日軍所佔領，十月三十日申報載：「日本人阻碍北寧四洮洮昂齊克各路的聯絡。由鄭家屯至通遼鐵路全被封鎖。此後齊克洮昂四洮各鐵路之輸運，若要至鄭家屯，必須東行四平街而入滿鐵」。由是可見日軍時時在通遼站（通遼——鄭家屯站）用飛機轟炸的原因無非就是這個道理！

B 重要產業奪取

滿鐵是使滿洲殖民地化的大本營，不但是把所有鐵道侵佔，而且對鑛業工業開墾等亦繼續努

力地進行。十月十七日申報載：『日本人威脅偽遼寧政府農礦廳長劉鶴齡將東北之礦產讓于日本。』十二月二十一日又載：『遼寧省東北礦務局爲東北關外經營礦山最大者，其經營下有八道壕，復州灣，西安阜，新興城等炭礦，及馬保川柴河保之兩金礦，總資本在五百萬以上，近年營業頗爲發達。近日日軍突將該局封閉，驅逐各職員，強迫接收管理矣。』足見日人奪取東北礦產情形的一斑了。

此外，日本帝國主義者又奪取了東北官銀號，邊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銀行的所發行的紙票完全禁止通用，而代以日本貨幣爲標準。（官銀號，邊業銀行由日人管理於十月十五日復業了）又東洋拓殖會社是日本資本家的集團，他正在準備組織滿洲銀行，企圖壟斷東北金融的命脈。在南滿瀋海吉長路沿線，一帶日本軍以搜括得的不值一文的奉票向商人強迫購買物品，而同時又禁止人民使用奉票。這真是強盜不如的蠻橫了。

其餘如郵局，學校，最近以至于海關也完全被日人佔領。東北原有的重要產業到現在已經被侵奪完了。

（3）日人操縱叛逆組織傀儡政府的前後

當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軍隊佔領遼吉後，所謂「滿洲建國運動」的空氣，已甚囂塵上，日人初擬

于二月二十一日成立「明光帝國」，立叛逆溥儀爲傀儡帝皇，迨後鑒於地方形勢的危險，義勇軍進攻的猛烈；及國際間輿論的不滿，乃變更策畧，召集漢奸張景惠，滅式毅，趙欣伯等開所謂「建國會議」并于二月二十七日在瀋陽開所謂「市民大會」，張貼標語，及餌誘市民參加，但到者甚少。散會後，復赴日本軍部請愿，要求推選叛逆溥儀出而主政。設立「滿洲」僞組織。三月八日叛逆溥儀鄭孝胥等受日當局命遂由湯岡子抵長春，九日午後三時舉行所謂「滿洲」建國典禮，并定國號爲大同。

叛逆組織成立後，中央政府雖然發表宣言反對，但是他們在日本庇護之下，毫不理會，而且更從事于關稅的劫奪，郵政的掠取，最近更由日本公然承認其組織實行脫離我統屬關係了。當局于九一八事變之初，既不實行抵抗，以後又不出兵討伐僞組織，致東北淪陷，瞬已一年，當時已無法應付，以後的困難與失望當可想見了。

(4) 由「九一八」事件產生的「一二八」事件

日本帝國主義者佔領錦州以後，爲要威脅南京政府，承認東北獨立的條件，乃調動海軍，向中國沿海一帶，如天津，北平，上海，南京，漢口，汕頭等地示威，就中最厲害的是上海，當一

月二十八日午後，駐滬海軍司令鹽澤向上海市長吳鐵城提出哀的美敦書，要求中國駐軍撤退離上海二十里的地方，那時，當局既決心不抵抗，乃令吳鐵城答應他的要求，可是一月二十八夜，在吳鐵城屈辱答應他們要求以後，日本忽然派海軍陸戰隊向我們開北進攻，十九路軍爲正當防衛保存國土起見，乃自動的開始向日軍抵抗，於是震憾世界的抗日戰爭遂開幕了。

當日本海軍司令鹽澤進侵開北之際。曾誇言四小時內可以佔領上海。詎料戰事發動後，幾次進攻，均一敗塗地。日本帝國主義者，大爲震驚，於是撤換司令，改調陸軍，以植田統率，再舉行二次的總攻；終因我十九路軍的奮勇和民衆的協助，又大敗日軍。至是日軍乃三次易將，改派白川大將率軍數萬，利用新式軍器，採取包圍策略，大舉進攻，我十九路軍仍能苦戰三十餘日未嘗稍卻，終以後援不繼，復以軍事上的關係，乃于三月一日從容自動退守第二防線。

自十九路軍撤退第二防線後，日軍仍進逼不已，南京當局既遷都洛陽以避寇氛，復急於求和，於是乃徇英使及列強的調停，派外交次長郭泰祺與日人會議於上海，至五月五日乃竟簽訂喪權辱國的所謂停戰協定，淞滬問題遂於悲痛中暫告一段落，

自滬案解決後，日帝國主義者，於是乃盡移師東北，向義勇軍進公益烈，最近復向熱河進兵，并有侵擾平津之勢。同時又派大帮軍艦來滬及遊弋長江一帶，其野心陰謀，真不可測，我們當

此危急之際，應如何奮起準備，以求最後的抵抗，而保民族于不亡。

四、國聯及美國應付「九一八」事件的經過

自日本帝國主者出兵侵佔東北事件發生後，南京政府即提訴國聯，要求制裁日本的暴行。國聯理事會（恰遇開會中），即開緊急會議，討論對付的策略，當時決議（1）要求日本從被佔領各地速行撤兵以防止事件的擴大（2）由中日兩代表出席國聯理事委員會討論撤兵方法。（3）此事關係九國條約，非戰公約，應通知與兩條約有關的美國。

九月十九日，即東北事件發生的翌日，美國政府會聲明日本軍事行動對於非戰公約沒有侵犯，但未幾因聯盟與南京政府的要求，及其國內一般輿論的攻擊，（當時美國民衆曾表示美國對於此事應即時向日本干涉迫其撤兵，或以經濟封鎖手段迫其停止軍事行動）美國政府乃於十月二十四日發表與前相反意向的聲明，即謂希望日本：「對東北無須要行使兵力之事」，同時美政府又表示「滿腔同情於聯盟」——（九月二十五日東京朝日新聞）愿與聯盟共同行動。至是聯盟與美政府對東北事件的態度已趨一致。但是國聯應付此事仍無具體的表示，九月三十日的理事會僅提出「希望中日兩國恢復正常關係」，十月十四日的理事會也不過決定怎樣來解決這事態的變化罷

了，至於怎樣解決的方法，還是沒有論及。

聯盟理事與美政府雖表示須維持世界的和平（？）但不能阻止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畧東北的野心於萬一。十月九日，日軍又炸擊錦州城，戰線遂漸次擴大了。美國政府在此時，也說過希望事變的解決，並且最好表示聯盟在其權限內應施用一切壓力和權力，以解決此事。

然而國聯與美政府的協作的結果，仍找不出若何結論，國聯與美國共同所提出的國際共同派遣調查委員的主張，也被日本反對了。美國務卿史汀生氏鑒于此種情勢，乃在國聯理事會未開會前的十三日，遂單獨以要求日本撤兵的通牒交日本駐美大使出淵氏。這個通牒雖然是離開國聯由美國單獨表示她對於此事的真確態度，但是仍然不能制止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行動。

國聯第二次的理事會是由法外長白理安主席。此次法國對日特別同情，故「白理安是日本主張的支持者」一語，時時見於日本的報章中，即此已足証法日的默契。故此次開會結果也不過是如前次所說「要求事件避免擴大」罷了。反之，英國代表，在會議席上却暴露了日本炮擊錦州城的陰謀，而引起全場的注意，故會議中英法兩國代表意見的對立，在國聯本身已減削了不少的權威。後來秘密理事會，所以決定迎美國出席軍縮代表的，原因無非想增加國聯的權力，當時美國雖

接受而參加了，但國聯的權威依就不能振起。

暴日本因得法國的袒助，同時又窺破國聯的無能，故不但堅不撤兵，反加緊出兵攻打嫩江橋，北上直達蘇聯的境界。同時勾引漢奸去天津暴動，故意反証我國政府的無力，及地方的不安，以掩飾進兵的暴行。

十二月十日國聯理事會在巴黎決議派遣調查團出發東北，調查事實的真像。并決定一月二十五日再開聯監理事會，在未開會前如有緊急事故，得再召集理事會。

一月二十五日國聯舉行第六十六次理事會，我國代表要求國聯強迫日本撤兵，因無解決而延至二十八日。二十九晨上海戰事突然爆發了。我國代表雖提出請求執行盟約第十五與第十六條以制裁日本，但三十日的決議僅通過組織一個上海調查委員會而已。上海的戰事因十九路軍奮勇抵抗，把日本的「皇軍」，打得一敗塗地，一振世界的耳目，因此，問題的中心，却由東北移轉到上海去了。國聯爲要調停雙方的軍事行動，乃組織中日代表不參加的十九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任務，負責調解雙方的軍事行動。理事會則定於五月一日再行召集會議。

末後，因上海我軍的退守和南京當局的求和，經十九國委員會的調解，遂於五月五日正式簽訂上海協定了。但是滬案是東北問題的延長，不應把這問題與東北問題分開解決，致遺今日無窮

的糾紛，此真我國外交上的最大失敗也。

以上所舉，僅是國聯及美國應付此次中日事件的簡單敘述，綜而言之：美國雖對日不滿，但不敢澈底主張正義。又國聯中各國因自身利害關係不同，而意見不能一致，益以其自身絕無能力，遂不敢執行盟約對日強硬，主張公平的具體解決辦法，而僅作不着邊際的決議。自成立李頓調查團，派赴東北調查以後，國聯對中日事件，已告第一步的結束，以後解決的辦法，須俟調查報告書完成後然後決定。現在調查團已調查完竣，報告書也快要公布了。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居然于此時期決議正式承認滿洲的傀儡組織。那末，調查團的報告書，縱或能主張正義，有利于我國，恐怕國聯也不敢再下什麼正義的決議，以制裁日本而維護我國領土的完整及世界的和平呵！

五、一年來抗日的工作

(1) 東北義勇軍的抗戰

自「九一八」事變後，張學良抱不抵抗主義，將遼吉兩省，斷送無餘，日本帝國主義者野心不止，復進攻黑龍江，馬占山與抗，遂於十月四日在嫩江橋開始接觸。馬氏孤軍奮鬥，支持月餘

，終以無援，黑省一部，遂爲日軍所佔。然自馬氏高揭抗日的旗幟後，各地義勇軍紛紛響應，并分道襲擊南滿線吉長中東線一帶，使日軍窮于應付，直至現在義軍勢力，日益加增，大有燎原之勢。

馬占山於其奮鬥的過程中，因策略關係曾一度依附漢奸，參加了所謂「建國會議」，後來乘機復退出漢奸的集團，重豎反日的旗幟。東北抗日實力，當以馬氏所部爲最有力，爲日人所深懼，現在還是在奮鬥之中。

其次抗日義軍勢力比較大的還有李杜丁超。他們倆是比較馬占山稍而後反日者。勢力不小，是日軍所懼怕的，此外尚有王德林唐聚五各部人數不等，估計現在義軍人數，不下數十萬，紛向日軍佔領區域進襲，惜無統一組織及缺乏接濟，致不能急收大效。

最近義勇軍已取得聯絡了，對日軍的進攻愈急，瀋陽城也被義軍攻入三次，最近日本派赴東北的全權大使武藤，也幾乎爲義勇軍所虜，足見其勢力的偉大啊。

(2) 淞滬的自衛抗戰

日本帝國主義者佔領東北後，復進兵淞滬，十九路軍，及其他一部份軍隊，不爲所威脅，起

而與之抵抗，在這個時期中，沒有後援的十九路軍，及其他一部分軍隊，因人人具有決死衛國的精神，且得到全國民衆之擁護，竟能把日本的「皇軍」打倒一敗塗地，死傷逾萬。尤其廟行鎮，和蘊藻濱，吳淞鎮之役，更爲壯烈，據各國軍事家觀察，謂爲歐戰以來，所不可多見的史實。

淞滬抗日的將士，雖然死力抵抗，但終敵不過械精人衆的日軍，益以後援不繼，不得已於三月一日自動退守第二防線了。這次抗戰的結果，雖然沒有達到勝利，而我們中華民族反抗帝國主義之精神，已宣揚於全世界，這是如何光榮的一回事啊！

(3) 全國民衆抗日的工作

「九一八」事件爆發後，掀動了全國抗日的高潮，各地民衆都有很熱烈的反日運動，特別是北平京滬西南各地的民衆，反抗的情緒，尤爲興奮。

北平的學生爲要請求南京政府出兵收復失地，曾經與上海江浙廣東一帶的學生組織請愿團，親赴南京，要求蔣介石出兵。此外，并組織抗日救國會，實行經濟絕交，從事檢查日貨，但是當局對於北平學生請愿團，竟加以壓迫。然而中華民族解放的要求，絕不會因任何障礙而停止，或

者，正由於他的高壓而更引起民衆自救的決心。

「一二八」事變後東北及西南的民衆，更加是熱烈的抗日，一面有人組織救護隊，運輸隊，衛生隊，義勇軍參加前線抗日的工作，一面則有人供給糧食接濟金錢以及其他一切精神上及物質上的種種於前方。同時各地的抗日會，實行檢查禁售禁運仇貨，實行對日經濟絕交，近在上海方面更有血魂鋤奸團等種種組織，致仇貨銷路頓形停滯，凡此均足以表現中國民衆反抗日帝國的力量。

全國的民衆們！東北的淪陷已一年了，日本的壓迫更日甚一日，國聯既不能主持正義，當局又不肯切實抵抗，今日保障中華民族生存的唯一責任，是在我們民衆的身上了。我們是不是願爲亡國奴，任從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宰割？抑起而死力抵抗，以求民族最後的生存出路呢？我們不可不自省，更不可不立下決心！

六、結論

「九一八」事件的一年來的痛史已簡畧如上所述了。我們從這個痛史當中，應該要認識一切過去的事實。我們紀念「九一八」不應該如印度人紀念亡國日，大家只聚會，作個沉默的敬禮，和叫幾聲垂死而且悲哀的口號，便算了事。我們要堅確的認識：

第一：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野心是蓄謀甚遠，是不可避免的事實，萬不能以和平的方法來消弭她的暴行。我們欲自救于滅亡，惟有以我們的全力決死抵抗。

第二：國際聯盟雖不敢說是帝國主義者宰割弱小民族的集團，但恐怕也不是幫助弱小民族解放的機關。

第三：美國雖說是和平維護者，實際上對於我國，目前恐怕也未有什麼具體或有力的辦法，且無論如何，我們是不能坐而單獨待人援助的。

第四：當局自「九一八」事件發生以來，只有口頭的長期抵抗，在內喊得愈高，外來的壓迫愈緊，今後民族生存的出路，恐怕還須要民衆的自救，自救的方法，只有用抵抗的精神來對付帝國主義者，只有本必死的決心，才可以維護生存。

第五：組織義勇軍（即武力反抗）與經濟絕交是被壓迫的民族自己解放的唯一武器。

第六：不抵抗，及不肯讓人抵抗者，是無異助長日本侵我的野心是妨碍我們民族生存的障礙，我們應起而排除之。

第七：共匪為我們心腹的大患，亦即阻碍我們全力抗日的障礙物，我們應即剿滅之，以完成我們「抗日必剿共」的責任。

第八：我們必須保存我國領土的完整獨立，必須死力收復東北的失地。我們對於上舉各項，不單只認識便了，還要起而實行。

二一，九，萬籟等合編

紀念文

九一八痛史之責任問題

蕭佛成

日本帝國主義者本其新大陸一貫侵畧政策，覬覦我疆土。侵凌我主權，其所由來也久矣。在昔滿清末葉，李鴻章與日本訂定馬關條約斷送朝鮮主權，即爲我國喪權辱國之開始，亦爲日人侵凌我國之階梯。其後奪我台灣及澎湖列島，又索我賠款二萬萬元。此時厥後，我國無時不在日本帝國主義者欺凌威脅之下。洎乎清社旣墟，民國肇造，方謂掃除羈絆，還我自由，不謂袁世凱師承滿清之故智，憑藉外力，壓迫國民，以遂其帝制自爲目的，竟對日承認二十一條賣國條款，而達其篡竊民國之野心。迨乎袁賊旣死，賴吾黨同志不斷的犧牲與努力，用能打倒軍閥，統一全國，以竟革命之全功，我中華民國在國際間亦已得相當之地位。本黨同志，若能遵奉 總理天下爲公之旨，一心一德，忠誠努力，未嘗不可以因應時變，打破惡劣環境，而躋國家於自由平等之域。何圖莽賊雖死，操賊復興，抄襲袁世凱兔園冊子之獨夫，竟假借本黨力量，而造成其個人之專制獨裁

，馴至民怨四起，內亂頻興，彼帝國主義者方食指大動，涎臉竊笑於其傍，而某氏乃大發武力統一之迷夢，憑藉國家之武力，極鬧牆門閨之能事。窮兵黷武，勇於對內，今日征閻馮，明日討張桂，舉國騷動，四境蒙災，稱孤道寡之大愆未償，而赤俄日寇之警耗迭至。濟南一役，要求日本延期撤兵，中東事件，專斷向俄屈辱媾和。凡此皆足以啓日人之欺侮，而爲國際間所輕視者也。或謂此種積年舊賬，勢難清算，果某氏肯悔過自新，引咎自責，國人未嘗不可寬其既往，勗以將來，無如陰險性成，野心未死，時思保存其個人實力，以爲征服全國之企圖。去歲爲排除異己，嚴防閻馮活動，乃檄調東北邊防數十萬之師入關，以保持其個人之獨裁，邊成要隘，置諸不問，開門揖盜，強隣生心，乃猝然出兵佔我瀋陽長春吉林諸要鎮。而身任東北邊防司令長官之張學良，乃高唱不抵抗主義，於數十小時內，淪陷三省，束手瞠目，莫知所指，而日帝國主義者，乃恣大肆屠殺，恣意蹂躪，開亘古未有之奇耻大辱，爲中外未有之怪事奇聞。此種責任，究應誰負之耶？余謂蔣中正，張學良二人，雖有百喙亦無以飾辭也，或又謂日人之寇我東三省也，突如其來，猝不及防，殆未可以全責歸之張蔣也。殊不知東省盡事件未發生以前，朝鮮萬寶山案，已迭次發生，其窮兇極惡，已透骨表露。邇時張蔣稍有心肝，應持以強硬之外交，繼以充分之準備，使日人知我爲不可侮，而稍戢其侵略之野心。乃不此之圖，而日惟從事平津地盤之佔據，與夫粵

桂之征服，對外可以讓步妥協，對內不能絲毫鬆弛，「寧贈朋友，勿予家奴」，日人窺其弱點，故進一步而侵佔東省，奪據名城，張學良一聲不抵抗，三軍總退却，敵寇乃得不戰而克，登堂入室，虔劉我邊陲，蠶食我領土，剝奪我主權，屠戮我人民，而手提重兵之蔣張，不肯身赴國難，誓死抵抗，竟袖手旁觀，一任敵寇之生殺予奪，而莫敢誰何！語曰，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自侮也，而後人侮之。彼蔣氏祇知鞏固其個人之專制獨裁，與張氏狼狽爲奸，視國事如兒戲，然後敵人乃得出其不意，攻其無備，長驅直進，不顧一切者，非蔣張之招之使來者誰耶？非蔣張之身負其責者又誰耶？

當九一八慘案發生而後，張學良固堅持其不抵抗主義，盡撤戍兵，坐以待亡。而蔣中正不曰須審慎將事，則曰另有計畫。雖國民如何憤慨激昂，請求對日宣戰，皆掩耳不聞。當此國家危急存亡之秋，不知臨大難，決不疑，爲民族求生存，爲國家爭人格，乃汲汲乎恐祿位之不保，屈膝媚外，以圖苟安。曾不思吾國之疆土有限，而敵寇之貪欲無厭。今日得逞於東省，明日將進而再寇長江一帶矣。向使瀋陽失陷而後，馬占山拚命死戰於嫩江橋時，蔣張果能充分予以物質之接濟，一面率師出關，誓死殺賊，何難收復失地，雪恥復仇。詎意彼居心巨測，不予援助，使馬占山絕援敗退，東省乃淪於萬劫不復之地。其後日人已悉蔣張之畏葸不前，以爲侵略上海

，不崇朝而又獲，上海之慘案又因以發生。當敵兵入寇之際，蔣氏仍欲貫徹其不抵抗主張，密令當地軍隊，撤防退讓，幸賴十九路軍蔣光鼐蔡廷鍇諸將領，忠義奮發，本犧牲之精神，盡守土之職責，奮勇殺賊，努力抵抗，屢挫兇鋒，肉搏血戰於滬濱者三十餘日。由是振起民族之精神，寒敵人之心胆。當日者蔣中正果能棄其心私自之，檄其嫡系軍隊，加入助戰，則敵軍雖強悍，然勞師遠征，勢難久持，我軍必能得最後之勝利。奈何蔣氏蓄意賣國，故撤瀏河之兵，而絕十九路軍之援，使百戰餘生之民族英雄，又蹈馬占山前此之覆轍，寧不哀哉！

十九路軍既已撤退，而蔣中正復得媚日之機會，乃違反民意，私訂喪權辱國之協定，我四萬萬同胞之賣身契又以畫押聞，嗚呼，當國者日惟從事於賣國，雖有熱烈之民氣而不能用，有不怕死之十九路軍而不能竟其全功，因循畏葸，欲其國之不亡也難矣。

昔者土耳其在世界大戰以前，其國家之積弱，國勢之岌危，與我國曾無少異，惟其國有民族英雄，乘戰勝之良機，發奮爲雄，努力自救，卒能打破列強之壓迫，巍然生存於世界，國勢日以發展。今者我國中樞，不知取法土耳其之精神，以求自存之策，而執政者反反覆其主張，如汪先生在去年九一八事件發生後，在粵之主張，如何漂亮，吾人試接閱其言論，去年九月廿八在中央紀念週報告說：『蔣中正能把東三省的國土，和東三省三千萬的人民，斷送給日本，便是可以把

中國全國國土，和中國四萬萬人民完全賣掉了。再切實的說，如果蔣中正所簽定的條約，違反中國國民的意思，把東三省斷賣給日本人，中國國民是不答應的。如果國家由他一人出賣，我們寧死也不答應的。」又謂「我們若果怕日本人的槍彈，我們便不是人。」又謂「積極方面，我們要促蔣下野，促成統一政府，負起對外的責任；消極方面，我們尤其是要努力軍事不怕死，外交不失敗。我們決不做蔣中正的賣國辦法，我們要一致救國，打倒一致賣國。如果不顧革命歷史，拋棄主張，屈服於蔣中正，那就是跟蔣中正去一致賣國。」又謂「我們決不做秘密的亡國外交，定然把外交的方針，和交涉的經過，詳細宣佈」。

總觀汪先生以上之議論，何等負責，亦何等激烈，曾幾何時，一到南京身居行政院長高位，竟前後判若兩人。舍己耘人，盡棄前時之主張。如答應蔣中正賣國。不求真正抵抗也。怕日本人之槍彈，遷都洛陽也。屈服於蔣中正，跟去一致賣國也。敢做秘密之外交，對滬案與日本秘密妥協也。凡茲數者，皆彰彰在人耳目。質諸汪先生，當亦無詞以自解。自號黨國先進，尙反覆如此，吾不禁悚然以懼，戚然以悲，懷乎而不忍再言也。

嗟夫！患日亟而寇日深。九一八慘案發生而後。已屆週年。敵人方歡欣鼓舞以慶成功。我方慘痛呼號。挽救無策。彼謀國之軍閥士夫其不可靠也如此。吾人惟有本人民自決之精神。一致起來。努力抵抗。非抵抗無以圖存。非抵抗無以自救。抵抗是民族之天職。是國家之命脈，吾人當急起向前。以死自誓。幸勿作長期抵抗之空言。以自欺欺人也。

『九一八』與中華民族的自救

鄒魯

去年今日夜深十一時十五分，暴日關東軍竟轟然一聲開始其侵略東北之軍事行動矣，迄今適已一載，而日帝國主義貪得無厭，仍未停止其軍事行動，且由侵佔東北而欲侵佔華北。在此一年中。日本已將其野心暴露無遺，由錦。津衝突，上海戰爭，而進取熱河平津，不惜破壞一切條約。繼務與世界正義挑戰，以造成其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禍首之罪惡。此『九一八』誠吾國奇恥大辱之紀念日，世界和平破產之宣判日，吾人當永久不忘者也。

夫人必先自侮而後人侮之，我國之有今日，亡國滅種，其間不容指髮，其誰致之其誰之咎歟？蔣介石先生自竊據中央以來，日以搜括民脂民膏，窮兵黷武，製造內戰爲能事，使黨國元氣，喪失無餘。張學良先生則繼乃父業，終日沉醉酒色，惟知保持地盤，不敢抵禦外患，當東北『九一八』之變，張氏猶逍遙故都，荒淫嬉戲，竟發明所謂「不抵抗主義」，於數日之間，斷送東北全部。及上海事件發生，蔣氏亦按兵不動，置十九路軍於死地，居然師張氏故智，貫徹一面不作抵抗一面暗示屈服退讓，兩人北唱南和，可謂青出於藍勝於藍矣。至居兩人仲間之汪精衛先生則兼有兩人之長，主張所謂「一面抵抗，一面交涉」，「遷都洛陽，共赴國難」而行其「不抵抗」及「獨避

國難」之實，且濫用行政院職權，不經立法院同意，秘密簽訂上海賣國協定，以迎合蔣張二氏之心理，完成彼等共同賣國之企圖。

國際聯盟自「九一八」及「一二八」事件發生後，一年來對於中日問題不知集會若干次，議決若干案；但國際聯盟中各國代表互相鉤心鬥角同床異夢，已成公開之事實。且任何國家之代表莫不以本國利益爲前提，孰願仗義發言，爲我國抱不平。故屢次決議令日人撤兵，僅係具文，從未見諸實行，至多不過派遣一不關痛癢之調查團至中國旅行而已。目下中日形勢益加嚴重，而該調查團之報告仍不及發表，可見其態度安閒，並無迫切解決中日問題之誠意。

國外輿論在日本則以最近日外相內田之演辭最堪令人注意，在歐美則以德人上海通信之一段爲最可代表其普遍之心理。內田演詞首段申述承認，滿洲傀儡組織之必要，次謂中國時局反常，日本最蒙其害，証之「過去事實：列強在華之利益，每遇直接受害之時，彼等即訴諸直接之武力……」，以表示日本有侵犯中國之權。並謂「日本生存所繫之重要權利者，凱洛非戰公約並未有限制任何國取自衛行動以保障其自身權利之明文……」以証明其侵犯且有根據。其論調如何荒謬絕倫！夫中國獨立國也，豈可任人予取予求，所謂不能予取予求，則即訴諸直接之武力，實日本軍閥強盜式之自供狀也。又謂在他人領土以內之侵畧行動爲自衛，與凱洛非戰公約不抵觸，亦何

滑稽？自衛而強佔他人領土，誠開自衛聞所未聞之先例。觀此可知日本官僚軍閥心理無他，即毫無所用其掩飾，非至滅併中國不止。中日上海戰爭發生後，旅滬德人某，通信本國報紙（見德國政治雜誌），其中一段謂：「旅滬歐人雖絕對與被強佔之中國人同情，但終不能不左袒日人，蓋彼等深知如中國此次戰爭獲得勝利，則歐人亦已矣，其租界必將歸還中國管理，對於此點尤以租界之高級官吏最爲恐慌，因彼等肥缺，月薪三千兩必將從此告終也」。此德人之言論可謂心直口快，足以代表列強對於中國一般之心理。彼等卽有十二萬分之同情，亦決不肯實際援助，况彼等心理時時以爲一強盛之中國爲彼等心腹患乎？

綜觀以上，「九一八」爲日本圖滅中國之開端，日本之決心，斷不因歐美之干涉而遽放棄，歐美各國皆作壁上觀，亦斷不因中國之損失而引起戰爭以自蒙莫大之犧牲，此理至明，故吾民族爲求生存計，捨自救無他途。

歷史任務置於吾人眼前者無他：民族獨立運動之成功耳。吾人必須全力援助東北義勇軍收復失地，以義勇軍之精神堅持到底，掃除吾民族之一切敵人，同時對內務求民權民生之實現，推翻個人獨裁，使持不抵抗主義者再無誤國殃民之機會；他方面努力剿共使真正生產之農民歸村，根據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之主張，用法律逐漸改善土地之分配，大量提高生產，建設國家資本，庶幾吾民族於萬劫不復之下獲一生路，此則視吾民族之有否自救之決心爲定也。

怎樣去紀念九一八

白崇禧

今天是九月十八，是我們中華民國在幾日之中喪失了二百七十萬方里土地，和三千萬人口的一個紀念日，也就是我們中華民國空前未有奇恥大辱的紀念日。同胞們！我們如果不想方法來把這個紀念日取消，不獨是我們終身恨事，恐怕日本人得寸進尺，我們的國家快要亡了。

一個國家的存在是有三個要素：土地，人民，主權。自從暴日侵佔東三省後，竊據我們的土地，蹂躪我們的同胞，并製造一個傀儡的偽組織，以攘奪我國對於東三省的統治權。我們試想想看，這三種要素都受了他的侵犯，若不能將原狀恢復，還算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嗎？在前清時代，因為政體是君主專制，人民不能過問國事，兼之那時的當局異常庸懦，所以辦理外交一次，結果失敗一次，如過去的天津條約，南京條約，馬關條約……；都成了喪失土地的証據。後來國民覺悟了，才將不負責任喪權辱國的滿清政府革了命，創立了中華民國。何以叫做民國？就是說這個國家是全體民衆共有的，凡是國民都應對於國家負責。換一句話說，就是立國的要素，如：土地人民，主權，都是絕對不能讓人侵犯的；若是被人侵犯，凡是國民都應起來抵抗的。現在我們的東北已被暴日侵佔了，在事實上我們民國前途有很大的危險；在精神上我們國民人格受無限的恥

辱。我們應當如何一致團結努力，去收回東北的失地，解救三省同胞的痛苦，恢復我們主權的完整呢？

暴日直接行動，突就進兵強佔我們的領土，這種舉動，絕不是國際間應有的事，直等於強盜明火打劫，只有提起槍來作正當的防衛，那裏還有理講。我們現在放下抵抗，徐候國聯主張公道，這在心理上應作如何感想？假如國聯確有充分的力量，能夠鎮壓日本的暴行，使東北問題得出一種正義的裁判，我們忍辱一下，也還值得。但是我們放鬆看看，國聯有沒有制裁暴日的能力呢？暴日是否甘心服從國聯裁判稍戢他侵略的野心呢？這在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現在國聯調查團算是已經調查完畢了，李頓的調查報告書快提出了，我們試看，這個問題，是否可靠國聯而得到圓滿的解決呢？比如普通受了他人不正的侵害，他所以投訴法庭的緣故，是因為法庭確有權力來解決他們繁爭的問題，制止他們對方的妄動。國聯不過是一個仲裁機關，他何能有強制日本服從的權力呢？

東北失陷，忽忽又滿一年了，不獨已失的地方沒有恢復一點，并且熱河方面形勢又趨嚴重了。在這種國家存亡關鍵的當中，我們要全國上下一致團結起來，以最大的決心，作長期的抵抗，拿出我們的熱血，以換取最後的勝利，要這樣才能引起各國的同情，才有收回東北失地的希望。

我國以往外侮頻來的緣故，就是因爲全國民衆不能團結，所以不能團結的根本原因：第一，是爲大家趨于個人主義，缺乏民族意識；第二，是由各界民衆，沒有嚴密組織；所以意志行動均不統一，如同一盤散沙。現在定要剷除個人主義，嚴密羣衆組織，一致努力對外，從心理社會兩方面一并建設起來，才可以負起救亡的責任。古語說：「衆志成城」，這句話是很有道理的。

在現代的國家，不是可以倖存的，處在列強環峙的裏面，欲求避免侵凌，在國際上得到平等的地位，那就非集中全國人民的力量，於文化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同時努力不可。何況我們處在國難當前危舟駭浪的時候，更非全國上下管膽臥薪，向着我們的敵人，一致奮鬥不可。試看歐戰後的德國，被協約國種種壓迫，好像受了幾十條的鐵練縛着一樣，但是十餘年來因德國民衆的堅苦奮鬥，現在已經差不多將這幾十條的鐵練都掙脫了，他們這種精神，是很值得我們效法的。

單純的紀念，是無意義的，最多不過將恥辱在多數人眼中和臉上弄得更明白一點，但是恥辱若成了慣性，也就不發生刺激了。不必遠求，我們只要張開眼一看，就可以得到多少實物標本的教訓。在這悲憤沉痛的紀念當中，我們要大家團結起來，通力合作，長期抵抗，雪恥救國，這才是我們今天開會的意義！

寫在「九一八」一週年的前夜

劉紀文

自九一八的空前不幸底事件發生後，到今瞬已一週年，在這慘怛悲痛的一年當中，中央對於這次的不幸事件，固然絲毫的沒有一些挽救，而且反而一天一天增加了無限的奇恥大辱，至今還沒一些辦法，能中止這樣的奇恥大辱，不會繼續發生，這是何等痛心的事情！本來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侵略我國，——尤其是東三省——的野心，處心積慮，已有幾十年，而其侵略的步驟，更是一天比一天利害，這種公開彰明顯著的事實，在稍留心國事的國民，都已知到。然而在東三省負有守土重責而又擁有幾十萬大軍的張學良，在平昔竟無一些防範，而於九一八的事變時，且公然唱着不抵抗的口號，在幾天內將二百七十萬方里的國土，拱手讓給敵人，使敵方以爲我們是無能力，更存一種輕視的心，加肆無忌憚，我們退讓一寸，他便要進佔一尺，我們退讓一尺，他更要進佔一丈。自從劫奪東三省後，更弄了一套傀儡偽組織的把戲，預備製造第二個朝鮮。別

一方面·希圖向我國內各地，借故搗亂，不幸的淞滬，便是這種兇暴的政策的發端，雖然給我們十九路軍忠勇的將士，打得個落花流水，然而十九路軍的忠勇的抵抗，竟招了不主張抵抗者蔣介石的憤怒，不予援助，竟至功敗垂成。中央且在民衆反對與奮鬥的當中，與敵人簽訂喪權辱國的所謂停戰協定。由是敵人得以從容抽調其犯滬的殘兵，往我們的東北，加料的屠殺我們的同胞。最近，日本帝國主義者，更積極地承認這傀儡的叛逆，同時更加緊地侵入熱河，這兩事的關係，於我國都是非同小可的，滿逆一經其承認，即進一步可以締結其所謂日滿密約，日帝國主義者，便可以藉偽組織的旗幟掩護下以冀遮蔽世界人士的視線，向我國內地侵略。至于侵入熱河，也是有連帶性的，因為熱河一失平津各地便受其威脅，而華北各地，也連帶的至於動搖，到那時我們才想起而抵抗，便比較困難許多了。

以上所述，都是自去年九一八至現在這一年來使我們悲痛的事情，也是因九一八這一次不幸的事件而引起的事情。假使當時中央能够分一點對內不妥協的精神移向對外，稍稍抵抗一些兒，東三省縱使淪亡，也決沒有這般容易，或者到現在，我們也許最少東三省不致完全喪失，也許上海不致被其焚燬，偽組織也許不致於成立，然而事實和我們的期望，竟然背道而馳。中央整天倚賴着懦弱無能的國聯，整天在嚷着什麼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空話，而對於不抵抗而失却東三省

的張學良，却曲意迴護，任令靦顏的尸位，近雖表面聲言辭職，實際還操縱華北的軍政，遂使敵氛日甚，國恥日增，這真不能不深為痛心呵！

現在我們更不能不急起直追了，我們在這九一八的一週年當中，已不能雪恥復仇，但是我們千萬不要誤會我國是毫無能力足以抵抗，而甘心束手待斃，淪于萬劫不同的境地。我們須知我們的物質力量雖遠遜于敵人，而精神力量，也未嘗不可以保國與禦侮。如果能够以萬眾一心的團結，作萬死一生的掙扎，那麼精神與力量，自必百倍于平昔，觀于十九路軍抗敵於淞滬，義勇軍血戰於東北，都不外是一種精神抵抗的作用。所以我們今後應一致奮起，堅決地在這九一八週年當中，打破以前壞的局面，一方面設法援助東北的義勇軍，一方面督促中央，撤懲不抵抗的將領；討伐滿逆，收復失地，誓雪這九一八的奇恥大辱。同時我們更須對於西南剿共的進行，予以盡量的協助，使能早日把萬惡的共匪，完全撲滅，即盡全力抗日。那麼內患既已肅清，便可集中全國的力量，以應付外侮。這都是我們應該努力去幹的。否則恐到明年的今天，我國又不知被帝國主義者侵佔了多少，甚或至消滅了！我們民衆起來吧，努力吧！

嗚呼今日之東北

區芳浦

嗚呼，今日之東北，中國人之東北乎？日本人之東北乎？於此七萬四千方里脫輻之際，三千萬同胞彌留之時，吾人將如何以解答斯問乎？如曰，日本人之東北也，則試問何時劃入倭島版圖而爲其所有也？如曰，中國人之東北也，奈何土地任人盤據，人民任人魚肉，財賦任人取携而不與之爭？

今有人焉，任人剝其筋肉，剖其心腹，距骷髏之期不遠矣，而猶栩栩然曰：「我有四肢，我有百體」。是自欺也。

歷來中國當局之自欺行爲，卽爲喪權失地之最大原因。夫日人之謀奪我東北，爲明治以來既定之策略。日本當局三十年來，無時不殫思竭慮，一貫不易。反觀我國，對於日本經營滿鐵，開府關東，臥榻之側，竟容他人鼾睡，而政府當局猶以爲主權無恙焉；廿一條款之迫訂，侵入膏肓，政府當局猶以爲土地未失焉；已屬自欺之甚。馴至日攻瀋陽，連襲三省之地，政府當局猶以爲國聯可恃，不必與較，其自欺誤國，可謂至今猶音，一貫不易。彼暴日政府之一貫欺我，與我中國政府之一貫自欺，遙遙省對，如數學上之正負相乘。時至今日，尙有以爲東北未入日本版圖，

猶冀以外交手腕於罅罅間取還失地者，抑何味也！

今日之東北爲若何之情況乎？吾人試觀八月廿五日，日本外相內田康哉在國會演說，有曰：「今滿洲國之地位，已甚穩固，……！吾人正在積極籌備，冀早日實行承認之。」其所以敢公然荒謬至此者，蓋日本早已置凱洛非戰公約，華會九國條約，及一切國際道義於不顧，一意孤行，實現其亡我政策，昭然若揭。吾人再觀內田氏演說中之「凱洛非戰公約無明文制止」及「日本之承認滿洲國，不能認爲有破壞九國公約之行動」兩語，以見內田氏對東北事件之決策，實寓撕毀一切公約之決心，故不恤超出外交家之口吻，而易以暴戾軍閥之措詞，不啻極使整個猙獰面目，活現於世而無所顧忌。夫暴日之所以不直接奪取東北，而必假手於溥儀輩組織傀儡政府，以爲過渡者，自以爲可避免非戰公約上「和平手段」及九國公約上「領土完整」之彙義，故不得不師亡韓之故智，先承認其獨立，然後收爲己有焉。今尙未屆收爲己有之時期，當然先以承認爲必然之手段。彼承認僞國之舉，自謂堪以避免非戰公約及九國公約之責難矣。然其所以不維持袁金鏡等僞組織之地位，而特強從天津挾溥儀出關，使之主持僞國者，尙不僅爲東北之故；蓋以溥儀曾爲中國皇帝，將來可利用其所謂「復國運動」，以惑愚民，一面暗助其進兵關內，重演順治入主之故事。彼暴日卽可以承認僞國之例，承認僞朝；以操縱僞國之故智，操縱中國：一轉移間，大好中華

，隨東北而俱去矣，其爲不抵觸非戰公約及九國公約則一也。日人用心之險，手段之辣，世無其匹。故此大東北事件之爲中國患，殆有二重性焉。迹暴日之野心，非僅奪取東北卽能滿其慾壑。吾人試讀田中密摺，當能瞭然。昔日之朝鮮，今日之東北，他日之中國全部，其淪於暴日也，難免同出一轍。戴季陶曾謂「東三省爲中國生死門戶」，良以東省之淪陷，非僅東省之本身問題，實爲中國整個存亡問題，正未可以一隅忽之也。

吾人既明乎暴日亡我之步驟，第一步先奪取東北，其奪取東北之步驟，第一步爲組織僞國，以圖避免上項公約之制裁；則吾人挽救中國之對策，亦應第一步收復東北，其收復東北之步驟，第一步爲銷滅僞國，以揭被其避免抵觸公約之假面具，實爲不二法門。然此舉在日本公然承認僞國之後，則難免日本公然袒護僞國，以與中國周旋，而致中日直接發生衝突。吾人雖不畏與日本直接發生衝突，然中央當局曷爲不定計於先——派兵出關及援助義軍以摧滅僞國，而必遷延時日，使僞國坐大，日本乃得從容而承認之，此固吾人大惑不解者也。

內田氏曾謂「滿洲國乃滿洲人民之自由意思所造成」，然事實上，東北義軍奮起反對僞國者，數達百萬，此項義軍，何莫非東北土著？舉此爲証，已足使內田不能自圓其說。其實東北人民，除投身義軍者不計外，其戴目而視傾耳而聽者，又何止千萬人。吾人於願少川自東北歸來之談話

中，可見梗概。苟中央有對日決心，實行出兵關外，則義師所至，東北同胞，必能聞風響應，陳涉吳廣之徒，不可勝用。如是，則推倒偽國，豈無可能。吾人應知，中國民族雖酷愛和平，然激於義憤之時，每不恤糜踵捐頂，視死如歸市。試觀台灣鄭成功軍，越南劉永福軍，何莫非義民崛起，瞬息成軍，苦戰經年，始終不屈。又試近觀淞滬之戰，軍民奮勇爭先，以與船堅礮利之日兵搏鬥，毫無懼色，外人爲之震駭；遠觀太平天國之役，死難者二千餘萬人；清初順治入關時，四川義民起而頑抗，與清兵肉搏經年，死亡佔全省人口四分之一以上，（以上係根據外人估計）。由此証之，則中國民族，並非不競。九一八事變至今，其所以能含垢忍辱至於期年者，無他，一誤於張學良之不抵抗，再誤於中央當局之倚賴國聯。由是馬蔡失中央之援，丁李無關內之助。上無領導，下乏適從。馴至志士灰心，勇夫負戟，民氣銷沉不可復振，孰令致之？各將誰屬歟？

或者曰：「暴日囊括我東北，難免妨及列強在遠東之權益，列強豈能坐視？必有起而與之爭者。吾人利用『以夷制夷』之古法，可以兵不血刃而收復失地矣。」此誠不思之甚者也！吾國東北之地，在昔曾爲俄國佔有權益，日俄戰後，俄在滿之權利，乃轉屬於日本，以暴易暴，抑加甚焉。今日列強如英美俄等國，在滿蒙非無若干之權益，然對滿之利害關係，尙有甚於中國本身者乎？中國本身尙且置土地主權於不顧，則列強又何必以鉅大犧牲，越俎而代庖。列強固可以助華抗

日，但決不能代華抗日，此理甚明。故欲惹起列強之助我，亦當先由我奮起對日之鬥爭，列強始能爲我助也。吾人試觀最近報載紐約電訊有云，「……非中國政府決心出關討伐，則中立國難於出頭干涉……」（見八月廿八日廣州民國日報。）蓋「天助自助者，」實古今一轍。世無自己放棄權利，而他人爲之回復者，矧以語於今日功利主義盛行之世界？「倚賴國聯」一念之差，遂貽今日齒脣無及之痛；苟又倚賴他國以制暴日，事實固不可能，縱令能之，徒使樸資茅斯條約，復見於今日，未見有利也。

古人有言：「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如果吾人未忘九一八之空前奇恥，而慌於今日中國之危機，惟有奮起對日決心。目前一面切實援助東北義軍，使不斷的破壞僞組織之建設及秩序，一面實行大規模出兵，首先傾覆僞組織以次摧毀日本在東北之一切軍事設備，以達整個東北之收復；一面擴大對外宣傳，聯絡有遠東關係之國家及世界弱小民族助我，以降伏此破壞世界和平之惡魔——日本。然後樊籬可固，後興可期。昔人又言：「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去年九一八喪失瀋陽，今年九一八而三省盡喪失。去年九一八尤十倍可恥！時至今日，苟猶復畏縮忍讓，吾恐不俟來年九一八，而中華國旗已高陳於骨董之肆矣！雖欲舉行國恥紀念得乎？

怎樣雪「九一八」的國恥？

詹菊似

去年「九一八」東北事變發生，直至今日，瞬息已一週年了。我們試閉目一想，這一年來，東北三千萬同胞，處於日軍鐵蹄刺刀鎗彈凌辱之下，他們所過的生活是人間還是地獄？是自主還是被屈？事實告訴我們，真令人目眦盡裂，怒髮衝冠！我們不趕快把東北失地收復，不趕快把三千萬被欺凌的同胞拯救出來，那麼，不獨東三省永遠淪為日本的殖民地，而且熱河平津膠濟甯漢以及全國也恐不保；不獨中國蒙其不幸，而且世界第二次大戰必將因是而爆發。所以我們要維持國家土地的完整，拯救三千萬受亡國痛苦的同胞，必須馬上收回東北失地；我們擁護世界和平，制裁日本軍閥的橫行直撞，尤必須馬上收回東北失地。

不幸得很！自東北事變以來，我們全國上下，對這空前的國難，抵抗仍未一致，辦法一籌莫展，坐視我國最大富源的東三省，白山黑水的錦繡山河，被日人節節掠奪殆盡。我方遂步退讓，

而日人對我政策，則日趨於硬化。試觀日陸相荒木對國聯調查團說：「自明治維新以來，經中日，日俄之戰所結之因緣，滿洲爲日本之第一防線。」內田外相也悍然對調查團說：「滿洲永遠不能交還中國。」內田於八月二十五日又在衆議院答復質問，甚至說：「爲達到滿洲問題之解決計，縱令國家化爲焦土，亦必不讓一步。」而日本內閣也有決於九一八週年紀念以前，正式承認滿洲僞組織爲正式國家的消息。這些荒謬論調，蠻橫舉措，已足駭世界聽聞。目前日本更藉口毫無事實的石本失踪案，侵略我熱河，威脅我滬上。推日方用意，非亡我全中國不止。而我們中央雖頓發抵抗宣言，實則畏葸避事，以求苟安；我們人民雖不少具有救國熱誠，但也有甘爲奸商，販運仇貨，致勞滬上除奸團體予以炸彈的警告。這樣看來，日人早挾着他們一貫的大陸政策，協以謀我；而我們全國上下，猶不知努力發奮，以圖抵禦，欲國不亡，又烏乎可？

雖然，內憂外患，交迫而來！往往是一個國家民族復興的機會。我們如果能全國一致具最大的決心，領導民衆，抗禦暴日，總有相當成績。所以，我個人的意見，認爲欲挽救國難，收復東北，目前最低限度，必須實施下列幾件工作：

1. 從速召集三中全會，掃除一切把持操縱，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弊端。以最大的決心，同赴國難，個人一切成見，均當犧牲。關於今後立國方案，按照 總理建國大綱，

及一切遺教，於外交，經濟，政治，軍備，……均有詳密的具體計劃，以謀國家的鞏固與進步。

2. 把全國軍隊，分配抗日勦共的工作。蓋抗日與勦共，其意義同一重要。有人以為勦共比抗日為輕，而不知豫贛閩共匪，倘一任他們蔓延，牽掣抗日軍後方，則抗日工作，必不能以全力貫徹。故因地理上的便利，可以華北軍隊及華南軍隊分爲抗日與勦共同時並進。至勦共工作，除軍事剿共外，尤須注力於政治勦共，解除民衆痛苦。

3. 全國壯健民衆，須一致在中國國民黨領導之下，同受軍事訓練，上下一心，堅決自衛抵抗，務達到以武力掃平東北叛逆組織，驅逐日人勢力於滿洲之外，人人能執干戈以衛國家。

4. 充實全國陸海空軍力，佈置全國沿海要塞防禦工作。一旦戰事爆發，則全國陸海空軍隊，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一切槍口子彈均用以對外。

5. 織組民衆，訓練民衆，恢復民衆運動，以喚起我們中華民國固有的民族意識，誓死向侵略我們的帝國主義者奮鬥。我們相信，如果人人具有反抗帝國主義的真精神，無論如何，任何國都不能把我們國家吞滅的。

同胞們！現時我國已到了危急存亡的階段，希望全國上下，念 總理的遺訓，一心一德，精誠團結，以渡過此生死關頭。

九一八紀念雜感

陸匡文

有一個某外人，自日軍侵佔我國東北後，他來華視察，打電報給美國某報說：『滿洲問題很簡單；中國有一塊土地，日本人在那裡建一個房子，日本人要保護房子，中國則想得回主權。』這些說話，雖是譬喻，但對於東北的狀況，很為透切。是的，這個房子，當然是指東北僞組織；日本人還收買許多漢奸來建築，對外人說：這是中國人自己建築的，與我沒有關係，我祇保護這個房子，不使中國人擾動就得了。不知這個房子的建築，打圖樣的是日本人，指揮建築的是日本人，派兵驅逐地主的也是日本人，耗費了這樣巨力，還不算日本人的房子嗎？恐怕世界人都沒相信日本人有那樣傻，祇來作中國漢奸的守門狗。

日本人自昔以強盜行為著稱於世，明代曾屢在中國海邊做其掠奪生涯，到了清代，日人知道這樣的瑣屑掠奪，是沒有多大意義的，便整軍經武，準備大規模的向外掠奪，攻城略地，來得兇不可當。滿清光緒甲午一年，我國的台灣，琉球，各大小島，遂給日人搶了去。到了光緒甲辰年，日俄兩邦相對打；我國慘被他們蹂躪，但也祇得忍痛看他們廝殺，以為鬼打鬼，是最妙不過的。不料廝殺的結果，日人佔了優勝，俄人把在中國所掠得的利益，讓給日人，還不能填其慾壑，

又把俄兄弟之邦高麗滅了去，這可志得意滿了。日人經了對俄惡鬥之後，也覺有休養生息的必要，所以我一無防禦的國，雖與牠為隣，也得少安了若干年。但還免不了日人的打單勒索，其中尤以二十一條件，關係我們生死，為我們所萬難承認。日人以勒索未能十分如其意，再發揮他們的本能，於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侵佔東北。不久，又以便衣隊騷擾天津，今年一二八，更蹂躪上海。想盡把我國的土地及國富，囊括了去而後快！

世界上雖有公理，但公理在社會的經驗，是弱者或被壓迫者所用以自慰的，那可以制裁強暴？而且，更有類似強盜的傍觀者，發出袒護強盜的言論，是非好像混淆起來。主持正論的沒能一致，公理那能伸張呢？自歐戰之後，本來有一個類似法廷的國際聯盟會，盟內有不平的，可以伸訴；但是華人將受了日人侵逼的伸訴狀提出，會審官祇是勸諭和解，日人置諸不理，強盜的行為，更有加無已。國聯又耐不得華人的日日訴冤，只得派調查團來發生地點視察，聲稱俟搜得證據，再行公判。法廷的責任，算是得到休息，而我們被壓迫者所受的痛苦，自去年九一八至今年九一八，可是已受足了一年。將來忍受痛苦至何年何月？忍受痛苦至如何程度？現在還沒有知道。可憐算是可憐了，終竟華人是沒用的呀！

法廷的會審官，見到中國人不斷的訴冤，有些不耐煩起來；又以自己的能力沒能制裁日人的

強暴行爲，反有些怪中國人自己不努力，勤脩戰備，來抵抗強盜的侵逼了。這確然的，被強盜所侵掠的痛苦是中國人身受的。中國人爲什麼不自行解救，而要求不相干的不是身受痛苦的法廷去解救呢？說起來也可歎！中國人關起門來，可以互相殺得落花流水，有你沒我；到了外來的強寇臨門，便胆小如鼷，視生命是很貴重的了！你們不見威稱關外王的張學良嗎？他的雄兵二十萬，在屢次內戰上，現出了不少偉大功績，也曾登試過孤注的一擲；去年九一八，日人侵佔東北，他以外寇臨門，威風就即消除，不敢言抵抗，祇對人痛哭。最近竟以「不敢徒博民族英雄的虛名，不敢以多年患難相從的同志來犧牲，」作不抵抗的解嘲，但他竟忘記以前各次內戰，如奉直戰爭等，犧牲了不少患難相從的同志了。當這國艱緊急的時候，我們也豈忍自相內訌，來無故的斥責張學良；不過見自己不能拚命禦侮，而望外人的幫助，倚靠國聯的權力，這些志願，是靠不住的。因爲痛苦是身受者的感覺，外人是無關的啊。

我們紀念九一八，固然不能忘記去年九一八以後日本所加於我們的痛苦；尤要從九一八，深深領得教訓，即國際間的公理正義，是建築在強權之上的。我國沒有強大的武備，終不能伸張自己的公理。你們不見日本侵佔了滿洲，宣言滿洲是牠的生命線嗎？如果有人干涉牠的無理，牠就以危及牠的生命，要來和人打鬥。又譬如牠強佔華人的地方，來建築房子，牠也不稍稍回念這塊

地的主權是誰人的；如果主人想收回土地，牠就要保護牠所建築的房子，倒轉說：地主是侵犯牠了。這是公理建築在強權的例証。倘使我們有力量，把日本人一拳打翻落日本海去，則日本侵犯我國的理由，也就無聲的咽下，不敢說出了。

去年九一八以來，我國人所受外侮的痛苦，也算夠了。我全國的人民，有沒有痛感亡國滅種的慘禍，就在目前，下大決心，一致對日，來雪恥報仇呢？祇見對日經濟絕交者有人；而偷運日貨圖利者亦有人。激昂慷慨，奮起禦侮者有人；而靦然苟安，祇顧營私者亦有人。民衆憤怒政府不能力圖禦外，怙倖覘俛；政府亦指斥民衆太沒對外意識，輕舉妄動。更有爲便私圖，或無聊極想，以爲現行黨治的咎，要撤廢黨治，另謀別法的。這樣的不爭氣，這樣的步驟，而謂能禦外侮，也祇令日人竊笑於傍吧了，我以爲政府固然不能全滿人意，人民也未見得一致對外。這次國難所由來者漸，政府與人民，均應負其責任。如果說到雪恥報仇，政府就要慎選賢能，努力奉公；人民就要改造心理，化家爲國。這雖似老生常談；而實切中時弊，因爲我們觀察政府官吏，確不免有泄沓成風，政績不頁；人民也大多數不知有國，在少數中的最大多數，更沒有愛國觀念。所以政府有不抵抗的大員，在人民亦有偷運日貨，或作漢奸的敗類。

現在尤有爲我們所不能忽視的；就是虛偽的毒，已經徧中了全國官吏與人民的心裡。這種例

子，我們也不遑枚舉。如政府奢言政綱，而未能切實執行；宣稱給與人民幸福，而人民未能絲毫享到。至於人民，也各奢言他的主張，而實多是別有作用。總而言之，政府與人民的言論，均不能與其實際適相符合，所以抗日救國成爲全國人的口頭禪，也於時艱莫補了。反轉來，如果人人多做抗日救國的實事少說些空言，不是更善的嗎？！

於此我們要談及我國的知識界了。我國的知識界，雖僅居全國人口的十分之一，然藉其傳統的在社會的地位，實有指揮全國其他不識字人的勢力。知識界上之充滿政府機關，下之領袖社會羣倫，歷年政潮的起伏，與內戰的不息，均由知識界之在野的與執政的爭訟。全國的非知識界。一可以說是不識字人，概不與聞；至多祇居在被動地位。就是共匪，也由知識界所造成。在今日的知識界，可算得是造孽多端了！現在抗日救國，祇要知識界能够團結一致。實事求是，去做抗日救國工作，各竭所能，對於抗日有裨益的，雖是極輕微，也不可忽視，實際的做起來。有某西人說：『中國人如果把所說的話，變成火藥噴出去，中國的海岸，也就無日本人了。』這很是的，我們所說抗日的話，已很多了，我們以後便不要再說沒用的話，要做切實的事，但是我現在所說的話，也是費詞的呀。

武力抵抗纔是中國救亡的出路

譚惠泉

自從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藉口於偽造中村事件，突出重兵，掠佔瀋陽，併吞遼吉以來，不覺一週年了。在這一年當中，我們對於亡省的恥辱，一刻不會忘記。恐怖狀態籠罩下的東三省，屠殺姦淫焚燒劫掠和義勇軍在兇暴惡獸爪牙底下浴血奮鬥等等的慘劇，一幕一幕地，隨時在我們的腦海中幻映着。沉痛和興奮，支配了我們全部神經，我們真是憤極恨極痛苦極了。然而，有什麼用呢？這是整個中國救亡的問題啊！我祇管興奮了，興奮了整整一年，而東三省却始終不曾收復。并且跟着被日本帝國主義者實施砲艦政策，進兵淞滬，把全國經濟重心的上海，劫掠焚燒，蹂躪殆盡。不爭氣，耗財數十萬，費時數月，用全力經營防禦工程的錦州，也憑沉迷于烟色的不抵抗將軍一個命令放棄了。熱河平津一帶，岌岌危在旦夕，所謂國勢淪亡，此其時矣！

本來，在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政府，處于這種國家存亡，千鈞一髮的時候，無論宣戰也好，媾和也好，決不能沒有一個定見。可是我國民政府在蔣氏獨裁劫持之下，黨國元老羞與爲伍

，散處四方，中央重心已失，舉國大事，胥憑蔣氏個人意志，蔣之爲人，畏外成性，蓋勇于內戰而怯于外禦者，故東北事變發生以來，爲時一年，除以口頭或文字宣傳長期抵抗四字搪塞民衆外，就祇忙於解散救國團體以取悅於日本帝國主義，召集國難會議：歡宴國聯調查團：及始終信賴國際聯盟會，申請解決以外，從不見遣兵調將，出關抵禦強敵收復失地，到了日艦炮擊淞滬，十九路軍奮起抗敵的時候，反轉下令不要抵抗，這真是開千古未有之奇聞，不能不使我們痛心疾首之極了。

已往的事且慢說，今後救國的辦法怎麼樣，纔是我們現在討論的大問題。照目前南京政府的態度來觀察，不外一味信賴聯，信賴國聯如果真和我們當事國國民一般所期待，獲得完滿的解決那就真是再好沒有的事了。不過將來結果是不是這樣，會不會使我們失望，實不能不加以研究。我以爲要解決這問題，須從兩方面觀察：第一觀察日本佔領東三省的實際怎麼樣，是不是真所謂護僑及維持什麼既得利益，抑或有佔領土地的野心！第二觀察目前國際的形勢怎麼樣。國聯會本身是一個什麼東西，這兩方面觀察清楚，將來信賴國聯的結果，也就不難預測了。

我們知道，自從歐戰發生以後，歐美各帝國主義者，得不償失，犧牲巨大，和戰敗國感受同樣痛苦，至今未能恢復原狀。大家怵於戰爭的慘禍，痛定思痛，正慄慄危懼於第二次世界大

戰之發生，此時任誰決不甘爲戎首，採用軍事侵掠的舊策。而日本却不惜鉅大犧牲，悍然出此，雖其平昔輕視中國軍隊，有以致之，但困獸猶鬥，難保不拼命一戰，像這樣子拱手可以攫取東三省，實在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既有不惜鉅大犧牲出於一戰之決心，而謂其無相當重大之企圖，誰能相信。

日本以一蕞爾小國，面積和人口，均不及我們中國四川一省。在明治維新以前，她的國際地位和中國現在一般，受盡了碧眼兒的侮辱輕視，幸而在維新之後，經過「中日」「中俄」之戰，復值歐戰發生，一方面利用時機，一方面更以參戰國之虛名，坐收戰勝國之實利，不及半世紀，竟一躍而爲第一流的帝國主義，其所以能够成功及維持不衰之基礎，完全建築在擄取中國的財富方面。因爲其本國對於資本帝國主義必須具備之兩大要素「原料」與「市場」，俱感缺乏，土地的面積，總計不過三八五，二六〇千基羅，另台灣樺太朝鮮及南洋羣島殖民地二九四，三三〇千基羅，而人口有六千二百一十二萬二千人，人口密度平均一平方基羅須容納一百六十三人，殖民地人口總計一千三百六十萬七千人，人口過剩這種田地，而且原料和食糧都異常缺乏，全國工業所用之鋼鐵，百分之八十是從中國輸入，此外東三省的石炭，木材，大麥，小麥，大荳，羊毛，牛皮，豆餅等等，都爲不可少的原料，日本素來以棉紗紡織業稱雄于世界，而棉花且賴我國江浙供給，

可知日本之原料缺乏實在達于極點了。加以生產過剩，資本盈滯，經濟的不景氣影響所及，工人失業者日見其多，勞資階級的分化日益明顯，社會革命之醞釀，實為日本目前之隱憂，唯一的出路祇有向外掠奪殖民地，可是歐美各國國內移民條例之殘酷，使日本帝國主義者無從插足。此外南洋羣島印度非洲一帶，廣大殖民地，亦早為歐美列強所盤據淨盡，祇有中國之滿蒙，面積廣博，人口疎少，醞釀豐富，土地肥沃，堪作殖民之唯一生路，其處心積慮，所謂大陸帝國之迷夢，營謀已久，實非一朝一夕之事矣，日本內閣大臣田中義一積極政策的奏說：「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敬我畏我，而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為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是亦我日本帝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又說：「故歷代內閣之施政于滿蒙者，無不依明治大帝之遺訓，擴展其規模，完成新大陸政策，以保皇祚無窮，國家昌盛」。由此可知，侵掠滿蒙，完成所謂大陸政策，實日本歷任內閣所不變的政策，爆發祇在遲早問題而已。

近年以來，因中國內部已漸趨統一，歐美資本過剩之國家，爭向滿蒙投資，已足夠使日本帝國主義者惶悚不安，加以美國不斷擴充太平洋艦隊，俄國積極于完成五年年計劃，英國建築星加坡軍港，新警舊恨，相迫而來，形勢日益危急，尤予日本帝國主義者以莫大之威脅，此其所以迫不

及待，悍然出此而不顧者也！至於宣稱『地方局部衝突』，『非戰爭行爲』，『無佔領土地之野心』等等，實欲矇騙世界而已，觀其收買地痞流氓，亡國遺老，組織傀儡政府，冒稱民族解放等等舉動，實直師亡韓之故智也。在東三省日本軍官宣稱『頭可斷兵不可撤』，可見一斑，最近日本內閣且與西園寺公商議提前承認偽國，吾人希望國聯欲以一紙公民使其撤兵，談何容易；國聯亦嘗兩次令其撤兵，登書造詞之嚴厲，爲歷來外交文件所未見，但結果如何？不獨兵不曾撤，并且宣稱退出國聯，以爲恐嚇要挾，我們從這一點觀察，日本態度如此強悍，國聯威力又這般不濟，猶希望九月十五以後，藉國聯理事會之決議案，垂手收復失地，未免太夢想了！

捨此別論，我們且看最近國際的形勢怎麼樣，國際聯盟的本身是一個什麼東西；國際聯盟是由巴黎和會產生的，是根據美總統威爾遜所提出的十四條大綱中最後一條組織成立的，由威氏的意思，以爲聯盟是國際間正義和協力的具體表現，可以永久維持世界之和平，都不料理想畢竟是理想，國際聯盟反轉成了強國保持利益支配弱國的工具。雖然聯盟會議的組織上規定不問國之大小強弱，凡聯盟國都有一表決權，但是在聯盟理事會的組織上却很明顯地表示大國與小國不平等待遇。大國是常任理事國，得以派代表于理事會，小國却無此特權。（見規約第四條）。常任理事最初是英美法日意五國，後來美國不加入，成爲四國德國在巴黎和會時曾請求加入，但四巨頭

以其係舊時敵國，竟拒絕。（到一九二六年方許加入，經幾許爭議，始得爲常任理事）。理事會除常任理事外，尚有半常任理事，即連選得連任者，如波蘭西班牙兩國便是。其餘通通都是非常任理事了。所以從國際聯盟的會員國來看，可以分開三個階級，本身已經不能平等。我中華民國地大物博，人口衆多，在世界上，——尤其在亞洲，占着重要的地位的，却被列在最低等，與加拿大，印度，巴拿馬等自治殖民地或小國，同其等級，每年還須負擔國幣五十餘萬元的會費，真可謂冤枉極了！總會每年開會一次，理事會每年開會四次，表面上須然採用會議的形式，骨子裡預先舉行常年理事的五巨頭會議，一切問題決定了，小國代表循例到會畫諾而已。所以處理國際糾紛，決不能違背五巨頭的利益，小國之投訴，每每反被議決案的束縛而消失了自主的權力，這是從國聯的過去可以觀察得到的。并且，每樣事都以歐洲爲中心，巴西在提出退出國際聯盟時，她的辭表這樣說：『倘若事情上有所謂限于歐洲的問題，那末同樣當然也就有限于美洲大陸的問題但是在歐洲加上德國，現有四常任理事，亞洲雖然也有了一個，而美洲大陸西班牙系的十七國內，却一個常任理事國也沒有。』由這裡可以知道，國聯聯盟不啻歐洲強國聯盟，歐洲以外的事，真如秦越人之視肥瘠。我當濟南慘案發生時，曾投訴國聯請求主持公道，但結果竟藉口我國民政府未得國聯承認，糊塗了事。這一次九一八事件發生，因爲案情重大，并且無所藉口，自然不能

不理，可是幾次開會，各小國會員激于義憤，一致力爭，結果仍不能通過執行監約第十二條予日本經濟封鎖之制裁，則國聯調查團之報告書提出于常年大會後，可以獲得有若何之效果，此時實不難臆斷也。

有許多人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快要開始了，目前的中國，正是歐戰以前的巴爾幹。不錯，這種觀察我們不能否認，但是滿蒙問題發生，若果中國不能適用武力抵抗，和日本開戰，則世界大戰似乎當不能在此時發生，上面已經說過歐戰後列強目擊戰爭之慘禍，得不償失，至今戒懼。同時，現時國際形勢，異常複雜，各帝主義者，正在留心默察，舉棋不定，就英國來說，她是一個老大帝國，從前是掌握世界經濟權的。歐戰以後，世界經濟權被美國攫取了，此時正厲行緊縮政策，兢兢保守，——保守其既得之利益，決不願多生事端，並且她在中國攫取的不平等利益，多在長江以南，滿蒙與她沒有多大關係，雖然開戰時她未必幫助日本，但他亦決不願意得罪日本的再就法國來說，歐戰後，爲着對付意大利和德意志，已經很吃苦，此時正忙於找帮手，並且在東方的利益，比英美俄等國爲小，日本在世界上有一等強國之虛名，自然極力拉攏，希望將來能爲己助，觀於最近在安南築了幾十個飛機場，停放飛機六百架，隨時飛入桂境偵察，今年復在安南訓練了三十萬大兵，正恐其與日本互相默契，待時從中取利也。此外還有蘇俄和美國，對於滿蒙

關係最大，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了。美國是一個生產過剩的資本帝國主義，她主要的目的，便找市場，中國生產落後，地廣人多，正合她的需要，所以她對於中國極力主張「門戶開放，利益均等」。日本隨時說擁護滿蒙特殊利益，正是和她針鋒相對，並且彼此都是太平洋沿岸的國家，爭霸航權，及種種圖謀利益上的積不相能，遲早總會衝突的了。中國如果能夠武力抵抗，結果必為日美戰爭的導火線，可無疑義。蘇俄怎樣呢？她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現在正傾全力於五年計劃之實現，發展國家資本主義之建設，以穩固其國家之基礎。雖然紅軍之慄悍，威名甚震，但目前實在不願向任何一國挑戰的。不過。滿蒙的利益，是向來由日俄兩國角逐的，一旦由日本單獨佔領，則利益上之鉅大衝突，蘇俄雖在萬難中，決不能坐視，同時自從日俄戰爭之後，日本至今常以戰勝國自豪，睥睨一切，尤足以使強悍之赤軍感覺難堪，如果中日戰端一開，則蘇俄必乘時而起，可斷言也！

根據以上種種觀察——日本態度之強悍，國際聯盟的虛偽，和國際形勢的複雜，我們可以知道一味信賴國聯，是必無結果的。除了信賴國聯之外，能走的路，就祇有武力抵抗和割地求和兩方面了！割地求和吧？今天可以割滿蒙，明天可以割熱河平津，後一天可以割……中國疆土雖大，能堪幾割？豈不是去亡不遠嗎？立國之三大要素為土地人民與主權，現在領土被佔而不能自衛，尙

有什麼主權可說，簡直宣告亡國罷了。本黨 總理提出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兩口號揭糞于世，現在 總理逝世未久，國內的軍閥，已經逐漸肅清，而一旦帝國主義者兵臨城下，則束手待斃，宣稱不抵抗，甚至割地投降，我們將何以對 總理，更何以對祖宗萬世，豈不羞死嗎？即使退一萬步來說，目前迫于形勢，不如暫時忍痛，割據滿蒙，待後來臥薪嘗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慢慢報仇雪恨的話，此路亦走不通，掠取殖民地實為目前一般帝國主義者之共同要求，在此國際正義宣告破產的時候，如果日本採取滿蒙可以成功！則法國跟着佔領廣西雲南，美國佔領廣東江浙，蘇俄佔領蒙古西藏，立成瓜分之局，我們便怎麼辦？所以割地求和，不特我國民不甘承認，抑亦此路通也。

然則武力抗日，實為今日救國之唯一途徑了。不過，有許多人說，日本年來為着和美國爭霸太平洋，積極備戰，兵精糧足，人強馬壯，中國為科學落後之國家，軍器腐舊，子彈缺乏，交通不便，運輸困難，糧食不敷，既無出海巨艦，又無戰鬥飛機，一旦與日本開戰，何異以卵擊石，自取滅亡。全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亦說：「中國如果同日本開戰，日本三日內可以亡中國」。何應欽招待報界記者，則謂近代戰爭為科學戰爭，非肉搏戰爭。東北邊防長官的張學良更謂抵抗必無希望，故不忍犧牲部下，從這種言論看來，所謂知己知彼，然後百戰百勝，以蔣等

爲軍事領袖，年來內爭不息，對於戰事經驗，甚爲豐富，其觀察似比吾人正確，則對於武力抗日一途，不能不詳加致慮。

但我們從歷史方面的證明，則蔣介石之危言恫嚇，實不可靠！當意國革命家加利波利地渡海攻城的時候，沒有什麼武器能力，以一千人和三萬人對敵，相持四五日，結果被他抄襲入城。（見總理軍人精神教育）又當歐戰開始的時候，德國全力破壞比利時之中立，比利時以一小國家，不特軍械比不上德國，就是人數亦衆寡懸殊，但比利時人鼓起不屈不撓之民族精神卒能維持其中立國家之地位。此外還有非洲摩洛哥之抵抗西班牙法蘭西，戰具之比較更不用說了，但結果苦戰數年，卒能大破西軍，我們從歷史上的教訓，可知物質的缺乏，毋庸畏縮，祇要有不屈不撓的大無畏精神便可以戰勝一切。總理說：軍人重精神不重物質，武器爲物質，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兩相比較，精神能力實居其九，物質能力僅得其一……兵法云，先聲奪人，所謂先聲，即精神也。準是以觀，物質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我們回憶 總理之遺訓，對武力抗日一途，增加無限勇氣。

現在再進一步，且觀察日本國防之實力如何，日本陸軍省次長小磯國昭氏去年七月對學士會演講「隣邦之狀態與我陸軍之軍備」這樣說：「現在日本十七師團，及數騎兵旅砲兵旅，每年徵兵

十萬，兵役十七年四個月，故戰時可一百七十萬，惟十七年間，死傷疾病等等召集猶豫者亦不少，據中日俄兩役之經驗，實際不過得徵兵數之十倍，則亦可有百萬之兵。——（原文見學士會月報五二二號，以下同。）又說，「滿洲一旦有事，中俄難保不聯，今假定俄七十二師團戰時例可以倍于平時，則有一百四十四師團，其平時師團萬五千人，則戰時在二萬以上，故至少有三百萬，其可來遠東者，以今日歐洲各國形勢觀之，在俄國當視日俄戰時爲有利，即以日俄戰時爲例推算，則有兵百萬可用於遠東，今日蘇俄軍校優於日俄戰時，日本若以同等兵力對之，必操勝算，而同等兵力在所不許，則與三與二之比抗之，與日俄戰時同，若夫中國軍備現有二百十萬，其在戰時可與日本抗者，不過半數，共約一百零五萬，則以三與一之比對之，是中俄聯合時，日本可以三十五萬對中國之一百零五萬，以六十五萬對俄之百萬。……至對美則有海軍爲主要。」從小磯國昭氏之報告，則日本之陸軍全力，及其對付中俄之計劃，已可概見，海軍方面，航空母艦已成者三，未成者一，主力艦十隻，連同其他驅逐艦潛水艦特務艦等，總數約一百餘萬噸，現役官兵八萬六千人，豫備隊和後備隊約五萬餘人。空軍方面，約有飛機一千五百架，兵員六千五百，但機多舊式能作戰者不過五百架。以上便是日本國防的總力量。

他的戰鬥能力如何呢。我們從小磯國昭氏的報告，知道日本之假定敵人是中國美國蘇俄，在

國防準備計劃方面，預算征服中國，祇需要全國陸軍五份之一，空軍和海軍絕非需要。日本軍閥這種自負的計劃，在日軍佔領東三省，張學良宣言不抵抗時，不能不令我們暗暗佩服，但壹經十九路軍在淞滬一戰，便可以知道日本軍閥這種計劃謬誤而不自量了！上海所爭者一隅之地，中國軍隊應戰者不過十九路軍及第五路軍統計五萬餘人，並無戰艦之輔助，而日本陸軍開到接戰者，達三師團一混成旅，統計八萬餘人，據日報所載，日軍因滬戰先後開到揚江流域之艦隊，有航空母艦風翔，加賀，能登呂，主力戰艦伊勢，日向，一等巡洋艦加古，古鷹，二等巡艦平戶，天龍，龍田，大井，木曾，山良阿武隈，那珂，夕張，敷設艦常磐，海防艦出雲，一二等砲艦安宅，隅田，伏見，鳥羽，堅，比良，保津，熱海，二見，一二等驅逐艦，浦風，峰風，澤風，沖風，矢風，皓月，如月，彌月，卯月，泉月，水無月，文月，長月，菊月，三日月，望月，夕月，桃號，檜號，柳號，楡號，栗號，柿號，梅號，號，薄號，藤號，蔦號，等等達數十萬噸，飛機開動者二百餘架，主將由少將而中將而大將，相持數十日，屢次大勝，歐美列強，日本民衆，無不爭譽中國軍隊之善戰，雖係結果中央不予接濟，卒被攻陷，不過，以一隅一地，五萬之衆，抵抗日本全部國防力量三分之一，亦足以自豪矣，設同時有四五處地方開戰，則日本之海陸空軍將不敷分配，寧論併戰美國蘇俄勝負之數不立見哉！又如最近在東三省之義勇軍，本屬未經訓

練，烏合之衆，而在日本堅壁厚壘的防禦底下，婦孺爭先，竟能攻入瀋陽，焚機場，炸械庫，使日軍無所措手足，則日本軍閥之所謂以一當三，猶令人失笑不已也。

總理說：「中國衰弱之原因，完全由于民族精神之喪失。」此言良確，自鴉片戰爭失敗以後，過去八十年間，對外交涉，皆以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極力避免戰爭爲最高原則。流風所播，民國以來曾不稍變，結果，一方面引起帝國主義者之覬覦，一方面養成國民怯懦畏懼苟安無恥之奴隸劣根性，民族精神完全喪失殆盡，蔣介之所謂日本三日可亡中國，何應欽之所謂非肉搏戰爭，張學良之所謂之不忍犧牲部卒，皆基于怯懦畏懼無恥的心理，發爲此言，圖掩飾罪惡於國民之前也。

總之中國在此國難危急時期，土地被佔，主權喪失，立國的基礎，蕩然無存，所謂信賴國聯，忍辱負重，臥薪嘗胆等等，皆自欺欺人之談，坐失時機，置國家于危亡萬劫不復之境，証之十九路軍及東三省義勇軍之抗戰，民衆景從，可知民族意識已經醒覺，民族精神已經恢復，在此時期，惟有集中全國財力，整頓國防，實行總理民族主義，武力族抗，纔是今日中國自救圖強之唯一出路，卽或因此而引起世界第二次大戰，亦非所甚惜，因世界第二次大戰，必爲全世界弱小民族解放之機會也。

九一八國難紀念中之當前急務

黃河澧

由去年的九一八以至今年的九一八這整個的週年中，全國上下似乎都忙於怎樣解救國難，結果是國難一些沒有解救，反更進一步的如水益深如火益熾起來：去年不過瀋陽被佔，今年則遼吉黑三省都失掉了。去年日本帝國主義者只向東北出兵，今年則淞滬要塞成了劫灰，榆關熱河都瀕險境了。在此一週年中，敵人是着着進攻，我們是着着退敗。四萬萬衆的中華民族，在幹些什麼呢？我們不是而努力抗日工作麼？集會，巡行，宣傳，抵貨，籌款，抗戰……都應有盡有麼？所得到的成績是這樣，撫心自問，也覺無地自容吧？

中國民衆，不是任人宰割的豕羊，也不是甘心亡國的奴隸。過去的歷史：只有征服異族，從沒有給異族征服。何以這一百年來竟墮落到如此地步：俯首帖耳的做十幾國奴隸，無以自拔；三番幾次的受倭夷侵凌壓迫，無法抵抗呢？這問題的答案很簡單：就是中國民衆不是直接做十幾國

的奴隸，中國民衆，也不是直接受倭夷的侵凌壓迫，居間還有一個承上轉下的機關。這機關在前清便是滿洲政府；入民國便是自袁世凱以次大小軍閥所組織或支撐的所謂「中央」。

三十七年前的今日，那時是在對日戰爭失敗後，朝鮮獨立（？）台灣澎湖割讓，遼東半島租借，喪辱情形和現在差不多。因為政權是在滿廷手裏，外人在中國取得的權利是由他經手出賣，不是直接取諸中國民衆。同時滿廷對於這正式主人的中國民衆，用高壓手段迫使承認。所以本黨總理 孫先生，知到要恢復中國領土的完整與主權的獨立，非首先把這出賣領土主權的經手人打倒不可，於是起來革掉滿廷的命。可是入民國後，政權又落在一般賣國軍閥的手，對外逢迎，對內壓迫，和清廷沒有兩樣，增加了許多不平等條約，最著要的就是出賣東北的二十一條件。總理於是又起來革掉這班賣國軍閥的命。及至現在，出賣國家的新式軍閥又起來了，所以日本帝國主義者便在一個不抵抗的情形之下安安穩穩的佔領了東北三省。

我們都知道：國難的來臨，並不始於去年的九一八，自鴉片戰爭以至現在，都長在國難期中，不過一步一步的加緊起來吧了，中國的政權一日在這般出賣國家領土主權的經紀手裏，國難是只有日益增加，永無止境，除非是「貨物售罄」國已無存的時候。我們要雪國恥，便先要弭國難，要弭國難，便先要「消滅製造國難的人」，這是顯明的道理。若不循此途徑，徒然集會，巡行，宣

傳，抵貨，籌款，抗戰……固攻不進敵人身上，敵人也不用回擊，自然有那幹賣國勾當的經紀出來掣肘破壞。今日我國的情形，正是這樣，所以全國民衆照以上的方式努力了一年，國恥還是年多一年，國難還是日甚一日！

我們並不是強入人罪，把喪辱的責任推給現在的中央政府，事實擺在眼前，奉送遼吉黑三省的東北長官張學良，不是仍擁兵自固，代北平軍委分會長主持華北軍事麼？日言長期抵抗而不派遣一兵一卒出關，坐視東北義軍孤懸苦鬥，制止十九路軍淞滬抗敵，簽訂上海停戰協定的汪精衛，蔣介石兩先生，不是高踞中央總攬全國黨政軍大權麼？四萬萬民衆生命財產所寄托之中華民國，在他們手上弄成此種每况愈下的局面，還要一意孤行下去，國難之消弭何時？國恥之消雪何日？想像國家民族的前途，那就不寒而慄了！

在此九一八國恥紀念中之當前急務是什麼呢？就是上面所說的「消滅製造國難的人」，也就是改造「使國難日深的汪蔣主持下之不抵抗政府」，這才是解救國難消雪國恥的釜底抽薪正本清源辦法，這和當年總理爲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而革滿廷之命革袁氏之命革各大小軍閥之命同一意義。如其這製造國難的汪蔣主持下之不抵抗政府不改造，而求消雪國恥恢復領土主權，那就無異使滿廷打倒帝國主義的列強，而使袁氏反抗迫簽二十一條件的日本了。那不比緣木求魚還難什百倍麼？

改造汪蔣主持下之不抵抗政府既屬解救國難之當前急務，應如何着手呢？我們先要知道，這等人的問題不是政府本身問題，只要把主持的人除掉另由決心解救國難的人主持使得，中國民衆如不欲解救國難或欲解救國難而無由則已；否則，以此解救國難的犧牲精神奮鬥行爲，先移以驅除製造國難之對外不抵抗者，重組健全之中央政府，使領導民衆共赴國難，那簡直是易如反掌的事哩！

或許有人說：「以我現在國防之空虛，軍備之幼稚，經濟之困難，人材之缺乏，即有抵抗的政府，也沒有抵抗的能力，則解救國難，還不是徒然？」這些正是那畏難苟安怯懦誤國的不抵抗者用以欺騙民衆的說法。中國雖然貧弱幼稚，也還不至到「不能一抗」的地步，血戰三十四日的淞滬抗日軍與奮鬥經年的東北義勇軍已經表現我國的抗敵精神與能力，如果我國有了健全的中央政府，決心救亡的中央政府，在全國一致奮鬥之下，何求不得？再從國際現勢上觀察：因我國之奮起對日抗戰，而博得他國的同情與協助，雖非必然的事，也非必不然的事。即退一步專從國內之生聚教養而言，有了健全的中央，也總比目前不生不死國難愈陷愈深的局面優勝萬萬。總之，無論對內對外，先決問題，舍從改造目前汪蔣主持下之不抵抗政府外，再沒有較善的途徑，願全國民衆，急起圖之！

救國主戰論底下的國防問題之研究

胡文燦

在全部被濃厚戰雲籠罩着的現世界，無論任何國家，所賴以維持其自由獨立之地位者，全靠具有不屈不撓之民族奮鬥精神，及強大鞏固之自衛能力而已。總理在民族主義演講說：「中國衰弱之原因，由于民族精神之喪失」。中國研究國際法學者甯楚禪先生在其所著現行國際的導論中，關於國際法的效用和後盾，亦有這樣一段的敘述：

「欲仗國際法以伸公理者，毋徒責人之不以國際法待我，應先責己之無獨立能力，與平等資格，以運用國際法。蓋外界之欺凌，恒從內部之虛弱以起。……外患之所以入者，非土地不廣，人民不足之故也，富強之學術不進，富強之政器不行，而外侮乃不能禦也。若果學術發達，政教修明，兵食足而民有信，尙何患國家有正大之主張，不能貫徹哉！經云：「能治其國家

，雖大國必畏」。斯二語也，實足以證明國際法後盾與國際法效用之互相維繫也」。我們從這一回日本掠佔東三省的事實來看，國際聯盟經過兩次決議，限期使日本撤兵，一點效果也沒有，可知所有一切「公理」「正義」，皆宣告破產，所有一切「國際盟約」「非戰公約」，皆宣告無效，能夠維持國際和平，擁護國家自由獨立之人格者，始終還是不屈不撓大無畏的民族奮鬥精神，和強大鞏固的自衛力量。

自從去年九月一八日本掠佔東三省事件發生以來，已經一週年了，處此國家淪亡，迫于眉睫之際，全國民衆，自應大澈大悟，共挽危局，可是蔣介石獨裁政治之迷夢，始終尙未覺悟，其支配下的南京政府，既不容許國民共赴國難，本身復受日本帝國主義者之虛聲所恫嚇，毫無主張，唯一的工作，就是哀訴國際聯盟，請求主持公道，同時，解散各地救國團體，遣派戴季陶赴日本向帝國主義者討好求饒。餘外的時間，便全神貫注于玩弄聯甲倒乙，聯乙倒丙的把戲，和討論南征北伐的內戰策略，對於救國的根本大計，——國防問題，始終未聞加以祇究，將國家存亡之命運，付決于外人，真使我們痛哭流涕，傷心之極了！

本來，在戰勝中國戰勝俄國以後，不斷訓練，未遇敵手的日本軍隊，當侵入東三省張學良宣告不抵抗的時候，確似飛將軍從天而降，使我們莫測當深，談虎色變，但經過十九路軍在淞滬之

戰，日本軍隊的作戰能力，已經有了顯明的限度，實際並非如蔣介石張學良所說的一般可怕，武力抵抗，收復失地，不特爲全國民衆之共同堅決要求，卽帝主義者之關心太平洋問題者，亦同樣的熱烈希望，英國自由黨領袖勞特喬治說：「唯一的希望，祇在此等軍裝粗劣而勇敢絕倫之善戰的華軍，抵抗到底」。可知目前在暴力壓迫底下的中國，確須積極備戰，殺出一條血路，纔能挽救，萬不能靠什麼國際條約了！

但是，武力抗日，空言無補，必須具有犧牲奮鬥的精神，和老慮週詳的計劃，隨時，國民能够總動員起來，始克有濟，否則，天天說抵抗，說宣戰，對於國防一點沒有準備，如果一旦真要開起戰來，便徬徨無措，悔恨已遲了。

中國自從鴉片戰爭失敗以來，對於帝國主義者隨時表示降服，任從宰割的態度，實無國防之可言，欲于倉卒之間，造成強有力之國防實力，自不容易，但審察敵我形勢，苟能上下一心，集中全國財力，則計劃初步治標的國防計劃，尙非甚難，個人不付愚陋，謹就管見所及，略陳數端，希望藉此以引起國內軍事專家之注意，發爲更具體的國防計劃，則拋磚引玉，固屬幸事，而于救國前途，不無少補也。

(一)關於整頓要塞方面：日本軍閥常自負爲全世界第一等陸軍國，實則其陸軍之作戰能力，

不如中國軍隊遠甚，此就滬淞之戰可以知之，所能賴以威脅中國者，不外龐大之軍艦，及多量之飛機而已。中國若能避重就輕，應付得宜，則軍艦與飛機，實際上亦不能多收效果，因為這兩種東西，祇可用於擾亂和助戰，佔領土地，實非容易，就使不惜犧牲多量之炸彈與炮彈，其破壞能力，究有限度，不過予對方以恐嚇和損害，決不能使之全部覆滅。所以主力戰爭，仍在陸軍方面也。我們目前為着應付日本多量龐大之軍艦，則集中全國軍事人材，計劃整頓沿海各要塞，斯為必要。查中國沿海各要塞，完全是前清的遺產，炮壘崩頹，器械腐舊，子彈缺乏，無險可守，目前治標辦法，惟有趕速購置二十四生的以上口徑之加農炮陸拾尊，高射炮三拾尊，及多量水雷，分別輕重，擇宜裝置，厚植林木，掩蔽砲位，從新建築新式戰壕，守以勁卒，其較為重要者，則在炮台附近，闢飛機場，安放戰鬥機數架。這樣子，則日本雖有多量龐大之軍艦，因為不能飛渡，將無所施其技。關於整頓要塞，此處不過述其大概，至于具體的計劃，必須視察所在地之形勢，方能着手也。

(二)關於陸軍之集中：中國陸軍之總數，統計不下三百餘萬，能征慣戰者約一百五十萬，目前無須補充，因為日本陸軍，據學生會之報告，現役軍人，不過二十餘萬，連同戰時召集預備兵——每年徵兵十萬，最高限度為一百萬，而其本國勞苦民衆對於社會革命正在醞釀中，各殖民地

之革命運動，亦在待機爆發，故日本之軍隊，決不能全體出動，可以參加戰役者，不過四十萬人左右，以目前中國軍隊一百萬對之，即足制其死命。不過中國交通不便，運輸困難，若非事前準備，臨時集中實非容易，觀于已往中日之戰，及最近淞滬之戰，日軍所以取勝，皆因集中作戰，以多數壓迫少數，中國軍隊，格于形勢，援救不及，故結果必敗。誠能將全國各省，劃分防線，（軍事機密，不便明言）無形集中，則雖交通不便，亦無大碍。惟是中國軍隊，雖富于戰鬥精神，但物質方面異常缺乏，不能不亟事購置補充也。

（三）關於海軍方面：中國目前財政困難，達于極點，軍艦成本最貴，實無建造可能，即使有此財力，亦非倉卒能够成功。現在祇須將全國艦隊，分配于沿海要塞，協助防守，斯爲已足，若使出海作戰，中國軍艦實際無此能力。至謂日艦封鎖口岸，似尙過慮，中國海岸線，延長一萬七千餘里，本國巨大商船極少，加以世界通商之關係，日本想實施封鎖政策，並不容易，即使封鎖成功，亦于中國無絕大之影響，我們可以不必總總過慮。

（四）關於空軍之擴充：足以制海軍死命的就是空軍，中國目前無增建軍艦之能力，祇有盡量擴充空軍，以資應付而已。平常一架戰鬥飛機之價值，不及一隻戰艦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但一架飛機之能力，有時竟可以威脅多數軍艦，或破壞之，所以飛機成爲近代戰爭之唯一利器。國內

一般主戰論者，均主張趕練優勢之空軍，羅致客卿教授，藉以對抗日本之海軍，同時，日本爲工業國家，且接近火山，常患地震，國內建築，多用木材，如果中國有巨量之飛機，則搗亂其後防，舉工廠商場，付之一炬，日本侵掠中國之結果，將得不償失也。據日本學士會之公報，共有飛機二千餘架，但實際上能戰鬥者不過五百餘架，中國倘能集中全國財力，購置戰鬥機三千架以上，訓練航空人材，和日本開戰，我們敢堅決相信，一定勝利的。

此外關於兵器製造廠之擴充保護，科學人材之集中，金融之集中，糧食之集中等等，關係全國總動員的問題，仍有待于討論，現在爲時間所限，且帶住。

總之，如果我們想挽救中國垂危之國運，戰爭恐難避免，對於國防問題不能不亟于未雨綢繆，但南京政府尙在蔣氏獨裁支配之下，迷夢未醒；省與省之間，地盤之見，亦未捐除，雖有週密之國防計劃，亦成畫餅耳。如最近西南之海軍叛變，蔣介石卽利用機會，煽惑中山艦，收歸已有，絕不爲西南國防設想，可見一斑。國事致此，惟有希望全國國民，不畏艱苦，自動採取有效之行動，督促政府，準備國防，共赴國難而已！

九一八事變與中國人

李海雲

第一，固然中國人太善忘；像鼎革以後，一件一件的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暴行，和國民身受的慘痛，總是不久便「淡然置之」。可憐身上的創痕，還沒有復完，便蓋上一件華錦的衣服，說是外交解決了；其實國耻史上沒一件不是懸案，沒一件能夠解決，尤其是沒一件不是中國失敗。

中國人確是「汪汪大度」，不較既往，而且眼前吃虧，也總能容忍。九一八事變以來，雖然失地數千里，雖然日本帝國主義者還沒有停止暴行，然而滿足一年了，各人還沒有應付的對策，還很客氣地說些什麼公理人道，以取憐於列強以求解決於國聯。

澈底些說：中國人目前對日本所持的態度，似乎就是政治學上的敗北主義，這並不是特別要罵自己國人，事實上却有幾個例証：

1, 一般人看得敵人的力量很大，和自己比較，以為一定差等極遠，所以一切事祇求遷就和緩，沒有積極的決心。

2, 倘若敵人來攻時，最高度祇有堅守，守不來還是退却。究竟堅守有什麼作用？退却後有什麼道理，那却沒有計較了。

3, 最好還是敵人自己內鬨，自己打自己；最好是天上雷公把敵人個個轟死。

4, 自己希望不要太損失，臨時用盡許多方法，巴結第三者出來干涉，希望第三者和敵人拼個你死我活。

5, 人們正在天天吶喊中央政府還說些什麼「整個計劃」，「長期抵抗」。其實吶喊也沒有辦法，「整個計劃」，「長期抵抗」，也祇是一個名詞。

可憐中國人，醉生夢死，還不知改變，公理麼？倘若世間還有公理，那麼，地球上的弱小民族，不會滅亡；以前的中國，也不會割地喪權了。或以為希冀國聯主持公道，但，誰也知道國聯是沒有超國家的權力，而且事實上一年以來，國聯又何曾對中國說一句負責的話。

一般帝國主義者，正在讚美日本的暴行，太平洋的均勢，却何嘗有明顯的破裂啦。九國公約，表面上雖然說是保持中國領土的完整，但骨子裏倘若帝國主義者能夠瓜分中國的時候，那麼，

自然一切可不必顧慮。現在世界不景氣的問題，一天一天的緊張，帝國主義者各人正在掙扎不來，歐非等地，確實找不到新的市場。而且列強的政治組織，大多數是法西斯蒂組織底下的運用，那能要她不急急的謀新的發展。中國，以前已給帝國主義者肯定為最好的投資市場，和可以爭持金融霸權的一頭羔羊，羔羊自然可以任意宰割，祇要一致的下手。甚麼調協，諒解，何須中國人替她們擔憂，那麼，中國人却何必硬要巴結人，不求自決？

單是喊幾個口號，確於事無補，什麼「整個計劃」，這都是買空賣空的法寶，最後的決定，還是在自國的民族。同時民族的自決，祇要有準備的，具體的，和積極的，一切一切都不忘奮鬥；黨的主義已經有明顯的法則，倘若國人不依賴他人，自己能够奮鬥到底；這是我們的出路！

怎樣共赴國難

陸幼剛

事急了！我們方驚心動魄紀念這九一八空前的國難，暴日竟於此時承認他一手製造的東北傀儡組織，而慶祝他侵略的成功。一年以來，暴日在東北的行動，雖極其蠻橫，對於世界各國，尙多所掩飾，屢次聲明無侵略我國領土主權的野心，而否認有參與傀儡組織的事實。現在傀儡組織的叛逆行爲，正在國聯調查中，世界各國對之，並未有任何事實上的往來；而暴日竟不待國聯的評判，公然爲正式的承認，其襲用亡韓的故智以吞併我東北，已毫無顧忌了。我們除了全國一致共赴這嚴重的國難而外，還有甚麼救亡的辦法？

回憶去年的九一八，暴日無端襲佔瀋陽之後，舉國「奔走駭汗」，倡言抵抗；而曾未幾日，遼吉兩省相繼淪陷，又繼而黑省錦州失守，而滬淞有一二八之難。我國政府，始則呼籲於國聯，繼則遷都遠避；一面以「共赴國難」號召於國中，而一面對於絕不抵抗而喪師失地的東北長官，不予

愆處，對於忠勇抗日的十九路軍，不予援助，對於民衆的抗日運動，則力予遏抑；甚且冒天下之大不韙，簽訂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使暴日得專力向我東北增兵；而我東北長期抗戰的義勇軍，終未得一槍一彈的接濟。民衆方面，初激於一時的憤恨，雖曾有經濟絕交的運動，有捐資助餉的義舉，而被壓於政府，日久亦漸歸於淡忘。當局者既畏避國難，非常局者又多淡忘國難，除了東北身蒙禍難的同胞而外，肯挺身以赴國難的能有幾人，暴日知到底裏，悍然蔑視一切，得寸進尺，現竟公然承認其一手造成的傀儡組織，以冀完成其吞併的大欲！

政府當局，對暴日不敢抵抗，而又以「長期抵抗」，「斷不喪失寸土尺地」，宣示於國人。推度其意，必以爲抵抗暴日，不能用武力，亦不必用武力；堅持不直接交涉，求國聯的援助，即是抵抗的辦法；他們這樣盡力，即是赴國難。可是一年以來，國聯的能力，已暴露無遺了。屢次決議，限暴日撤兵，恢復九一八以前狀態，阻止事件擴大，停止敵對行動，……而暴日置若罔聞，反積極增兵，擴大侵畧的範圍，造成嚴重的局勢，國聯亦莫可奈何。盟約所定的制裁辦法，沒一個會員敢建議引用；卒至徇暴日的請求，組織調查團，冀遷延時日，以觀事實的變化。暴日在這調查期間，明目張膽，造成傀儡組織，而在調查團報告書未送達國聯以前，趕速舉行承認；其窺破國聯之無能，而欲藉傀儡組織以誘卸其侵害我國領土主權，破壞盟約，違反決議的責任，予國

聯以敷衍結束此案的地步，可以概見。即使國聯根據事實，主持公道，極其量不過再像從前議決限暴日撤兵；暴日既準備武力，一味蠻幹，而我無武力抵抗自衛，各國當這經濟不景氣，自顧不暇的時候，誰肯越俎代庖，爲我而犧牲？國聯的不足恃，既有前事可鑑，我們還不覺悟嗎？

說抵抗暴日不能用武力的，是承襲滿清以來怯懦懼外的觀念，震懾於物質能力，而不知有精神能力。總理在軍人精神教育演講裏曾說：『革命在乎精神，不在物質；武器爲物質，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兩相比較，精神能力實居其九，物質能力僅得其一』。証以前此十九路軍在瀉淞血戰，及東北義勇軍歷次奮鬥，均能以劣陋的槍械，少數的兵力，戰勝暴日的軍隊，可見暴日並不足畏。他雖有精利的武器，我們有決死的精神，自然可以勝他的物質。東北義勇軍抗戰經年，到現在還不少懈，可見我們的民族精神還未盡消失，此時還不合全國的力量去討伐叛逆收復失地援助義勇軍和暴日奮鬥，難道要聽他一步一步的實現他的『大陸政策』麼！

我們既知道：現在受暴日的武力壓迫，除了用自己的武力抵抗而外，別無可恃，惟有這一途，可望勝利。那麼，現在祇有全國總動員，準備血戰，——拚命——才是共赴國難——經濟絕交是消極的抵抗，不用說，是要繼續澈底做的。

九一八的認識

李直

翻開中國全部歷史，任何變遷，墮落，相信都沒有九一八這一頁的深刻，創痛！在事實上證明，中國從前一切的鬥爭殺奪，只是君主的個人逞意氣，尙豪霸，人民依然是同一族類的人民，所以換句話說，是兄弟間的鬥爭殺奪，而非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事，故那時候，無論誰是征服者，誰是被壓迫者，受影响的只是君主和官吏個人，而民衆却一樣的樂業安居。

可是，九一八的形勢和性質，便和從前的歷史大大不同。誰都知到，日本帝國主義者處心積慮謀侵我國，已非一朝一夕。他們全國上下意志一致，步調一致，無不在在暴露給我們以認識。而我國一般當局及盲從民衆却糊塗瞎亂地反說日本侵畧東三省完全是他們軍閥的主張，而不是他們國民的主張。這樣見解，未免太過謬誤，可笑亦復可憐。同時，一般國民却以九一八的事件認爲像從前政客官僚的政治鬥爭，個人或各個派別的殺奪，用歷史的陳迹，來肯定現代。所以，自去年九月十八日由日本侵佔瀋陽，不崇朝而吞併東三省，以至今今年九月十八日的一週年當中，在

政府固沒有絲毫應付辦法。在人民也只有束手無策，影響所及，天津淞滬的事件，便不斷地發生。我們若仍一樣地因循，還夢想他們民衆什麼的反對軍閥主張，夢想國聯什麼的方法制裁，或搖尾乞憐他們強大武力之下，這麼一來，九一八相類的事件，一定遍生於全國。

而且日本的民族性的奸滑險詐，是舉世所認識的，他們一方面要侵畧我國，或一方面故意使人民來反對，這樣像我們廣東人俗諺所謂「扯貓尾」的舉動，我們竟居然受他瞞過，我們則自以爲忠厚待人，而結果適足爲國際間所訕笑而已！

國際聯盟是什麼的一幕把戲？一年以來，早給我們很清楚的認識，是列強的一個虛設和平的場所，是研究侵畧弱小理論的機關。我們要依賴這個機關來制裁日本，是無異與虎謀皮，我們要等候這個機關來解決我們的苦痛，那末，我們的苦痛只有如水益深，如火益熱。

我們要認定九一八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生死關頭，我們撫着九一八的創痕，下深刻的認識，立決斷的心志，濺出自己的熱血，犧牲自己的頭顱。以造成偉大的九一八反響的歷史，靠人靠天，從事唱高調子，說風涼話，決不是有理性的好漢，在這國難期中，當與衆共棄之。

今後當如何

玉明

爲九一八週年紀念作

張學良以東北軍閥餘孽，當吾黨革命勢力北進之時，投機易幟，輸誠歸附，吾黨以寬大待人，縱張等前此摧殘革命勢力，屠殺吾黨同志，亦不咎其既往，自是張擁兵廿萬，依然雄視關外，對本黨黨義，固未服膺，而對黨政府之命令，亦均陽奉陰違，然黨政府以東省爲國防重地，且不欲多起糾紛，故忍令其照舊統治關外，畀以邊防司令職權，冀其聊盡守土衛民之責，詎去年九月十八夕，日人藉口中村失踪事件，突佔瀋陽，張學良安處北平，不特不出關率領將士，守土衛民，反命參謀長榮臻，凡日兵所至，不許抵抗，不崇朝盡亡東省，國土淪陷，山河變色，至今已一週年了：

在東省陷後，至今一年中，張學良則仍安處北平，酣歌恒舞，絕不知亡國之將至，國人之唾

罵也，輿論之指責也；海內外雪片飛來請其戴罪立功之文電也；國難會議之議決懲辦也；充耳不聞，恬不爲恥！至日再寇熱河，復藉此爲發財機會，大索軍餉，又引起海內外譁然：紛電中央，請予懲處！張以勢已至此，恐不疾而死，始揚言辭職，出洋考察，以謝國人，然蔣中正與張狼狽爲奸，骯髒一氣，以張去國，有兔死狐悲之感，所以力阻其出洋，仍留北平，所謂北平綏靖署，改爲軍委分會，仍畀張以主持，辭職出洋，又成虛話，國家綱紀掃地，一至於此！

而中央政府，自九一八以來，均爲蔣中正一手把持，當東省失陷後，蔣曾發言，親自率兵北上，收復失地，以鎮壓國人反對之藉口，旋又食言，不特率兵北上，未見實行，日人再寇淞滬，十九路軍，奮起抗戰，而蔣竟無一兵一卒之援，坐令失守，留歷史中不磨之恨，初則示張學良之不必抵抗，保存對內實力，又使其爪牙外長王正廷發爲東省全取不抗之義，以冀國際主持正義之謬論，繼則親自履行其不抵抗之主張，旋又揚言剿匪，而匪卒不能平，對東省既不能收復，外交又束手無策，除使顧維鈞一二人追隨國聯調查團外，竟一籌莫展，半壁河山，還我無日，鐵蹄下之同胞，祇得慘痛呼號！

今當九一八週年紀念之日，吾人愴懷往失，悲痛奚如，而日人今已準備承認叛逆組織，再行攻熱，入寇平津，上海形勢嚴重，一二八事件，又將再發，吾人束手待斃乎？抑仍任令張蔣等之

繼續悞國乎？不可不深思以認識也！

夫國家之興亡，雖有繫於全國民心之振靡，然縱觀歷史，最惡者，則多以當國之權要為轉移，倘全國國民，均有死國之念，而當國者不特不予獎激，反從而壓抑；或從中梗阻，或乘機對外屈服；國民倘任令其統治，多莫如之何？如張學良之盤據華北，阻義師之北上出關，蔣中正之把持中央，禁義勇軍之組織，反對對日絕交，陰派戴季陶密往日本，交換條件，吾民縱慷慨激昂，其如赴死無門，救國被阻何！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當大堪痛哭流涕之今日，國民應一致起來，誓死主張：一，嚴懲張學良，中國歷史中之最不齒者，厥為不忠不孝，而忠孝亦為中國固有之美德，張學良既以『不抵抗』三字，辱國殃民，且發為不忍逞一時之意氣犧牲部曲，以博一民族英雄之頭銜，暗躡為國守土之軍人，對國是為不忠，張作霖，乃前北方軍閥，雖為吾人所痛絕，但乃張學良之父張作霖之死，本為日本陰謀所慘殺，張學良應如何為父復仇，而竟觀顏人世，任令其父畢生經營遺下之東省，淪於日寇，是對父為不孝，為整飭國家綱紀，立懦，廉頑，儆現在，勵來茲，為保存中國固有之忠孝美德，維持世道人心，應即將張學良立予撤懲，如能殺之，更足以振國魂，二，速去袒張禍國之蔣中正，現在之中央政府，尚為蔣中正所把持，蔣對國難，束手無策，今祇一味依賴國聯，國聯調查團已回去矣，其報告書如何？吾人不敢妄臆，但據傳說，調

查團報告書，則主張中日直接交涉，以解決滿案。在東省未撤兵之今日，對日直接交涉，豈非與虎謀皮？倘中國可對日直接交涉，早已不須調查團之勞駕，而日本所希望中國作城下之盟者，亦早已如願以償，蔣素抱對內強硬，對外屈服之主義，難保其不接受於我不利之主張，倘一經接受，以蔣把持下之政府，對日直接交涉，更可斷其屈辱而敗。濟南慘案之屈辱，乃吾人前車之鑒。況蔣尙組織私黨，欲窮兵黷武，完成其獨裁迷夢乎？蔣一朝權在手，中國對日，必遭失敗，慶父不除，魯難未已，欲救中國，欲雪九一八之恥，維持綱紀道德，必須嚴懲張學良，欲懲張，則亦必須去蔣，否則，張蔣不去，國乃滅亡，至時，吾人雖髮指眦裂，亦莫如之何矣？三，張蔣固須必去，但日寇斷不因張蔣之去，對我而稍緩侵畧，故當將張蔣之屈辱精神，一洗而去，加緊擴充國家軍備建設偉大國防，全國動員，加緊訓練，集大兵收復東省，準備全國積極抵抗，並行獨立國家應具有之強硬外交，寸土固不失讓，尤不直接交涉，而作城下之盟；寧爲玉碎，不作瓦全！日本物質，現雖過我，倘我能堅持到底，其國內必乘機蜂起革命，國際情勢，亦必轉變，即日將作德意志之第二，又焉知勝利不在於我乎！

應如何紀念「九一八」

劉秉綱

一年以來，「九一八」之名詞，何以發見於我中華民國之歷史，而深印於我中華民國之腦經乎？非因暴日侵凌我東三省，守土者畏葸退讓，坐將膏腴險要之地，拱手以送諸外人，國民認爲國恥，因而有「九一八」之紀念乎？

吾人對於九一八之一日，認爲國恥，認爲值得紀念，除却媚外漢奸，與夫冥頑不靈之人類，殆無不深然其說者也。

獨是認爲國恥，非徒恥之，而遂畢乃事也。認爲值得紀念，非徒紀念之，而遂畢乃事也。必求所以雪此恥，而後恥乃不虛。必求所以實行其紀念，而後紀念乃有效，否則囂囂然以號於衆曰：「九一八」日，國恥日也；「九一八」日，紀念日也！當此一日，未嘗不呼號奔走，以冀激動民衆之感情，而一過其時，卽淡然若忘，其熱烈情形，已不知消諸何所。又何怪敵人之以五分鐘熱度

相諍乎。

竊謂吾人而認定「九一八」之日爲國恥，國恥應當雪；認定「九一八」之日爲應紀念，紀念應當有效。則當合全國之人，一致雪恥：富者出財，貧者出力，智者犧牲其腦汁，勇者犧牲其身軀，以與敵人相周旋。東三省之失，由於不抵抗，我當以抵抗收復之；東三省之失，由於畏葸，我當以不畏葸收復之。值「九一八」之日，固當念念不忘，思所達其收回東省之目的。卽非「九一八」之日，亦無時而不視同九一八，尤當念念不忘，思所以行其收回東省之計劃。父以是詔其子，兄以是勉其弟，一息尙存，志毋少懈。苟能人存此心，明明紀念之可也，不必明明紀念之也亦無不可。

至於運用其財其力，其腦汁，其身軀，尤非輕舉妄動，逞一時意氣之謂。其必深沈結合，組織於平時，表現於臨事，務使財不虛糜，力不虛耗，腦汁不虛用，身軀不虛擲，蓄精衛填海之志，抱愚公移山之心，縱令國土已亡，而人心尙在。幸而東省可復，敵膽長寒，否亦足以奪強梁之氣，使之不能安枕而臥。如是，而後恥卽不遠雪，而紀念亦爲不虛耳。願與邦人君子共勉之！

由東北說到西南

冰 弦

自從知道自己是個積弱的國家，知道非圖強不足以自存，這至少有五六十年了。試翻歐洲各國史，尤其是近世新興各國史，百年數十年，便由榛狉蔚爲上國，例子多得，那麼我們有了覺醒後已五六十年，不能反積弱爲強盛，上上下下的媮逸頑懦，還有甚麼可以推諉？大抵今之所謂古文明國，最不可恃，個體的細胞不會推陳出新的便枯萎瀕死，民族的文明不會與時俱進的便衰老垂亡，及至宛轉哀號大感苦痛的時候，少數英明，要掙扎也掙扎不起來了。有人比擬我們這衰老民族爲一好睡之豕，痛加鞭撻則小尾搖搖，大耳戢戢，鞭痕未過，鼾聲又作。故鴉片一役後若干年，僅有曾國藩輩之派遣學生學造鎗砲火器；甲午一役後若干年，乃改八股爲策論，書院裏增天算格致課藝；庚子一役後若干年，乃廢科舉而開設讀經拜孔爲主盤辮子穿操衣爲輔的學堂；而火器造成怎樣，課藝作的甚麼，學堂教出那樣人物，鼾聲呼喚中，誰管這些事！革命了吧，革命了吧，大覺醒了吧，人立而啼了吧，荏苒二十年，在乎催眠睡眠狀態之間，夢的一樣沉酣，醒的展轉床席，霹靂一聲，瀋陽崩陷，東北三千萬長耳公固盡爲入笠，而關內的四萬萬又何嘗終能免

于霍霍鋼刀之一試，古文明，古文明，其將終古矣乎！

九一八週年大忌辰，披蓑扶杖，蹣跚哀號，泣血稽顙，這無非情感所驅使，撐開眼孔，瞻矚全局，踏實地步，定計百年，這才是理智的行爲。於是，請由東北說到西南。

一個子孫繁衆而無能，蘊藏富厚而不知開發的大世閥，恰恰處在一羣窮悍狡險惡毒的賊巢的西鄰，踰垣越壁，毀扉排闥以求一逞，這是決難避免的，而且這賊羣的處心積慮，業數十年，東北之亡，固亡于九一八之一夜，但說東北早亡在二十年前也無不可。責在邊防的狗蛋，其斂手坐視，無殊將國土膝行奉送，罪固不勝誅，然忽忽逾年，視居中央大位者，其瑟縮無人氣之態，又豈有血性者所能耐？照此現狀，今年九一八爲東北淪亡的週年忌，明年九一八可以爲熱察平津淪亡的週年忌，後年九一八，可以爲膠濟寧滬淪亡的週年忌，大後年九一八，可以爲……嗚呼哀哉，吾何忍言！

西南的當局啊，西南的民衆啊，請在蹣跚泣血中，哽咽而談談今後自處之道。

我們向不自承爲革命者嗎？革命的對象是什麼？左手攔住帝國主義，右手打擊軍閥政閥，還要一脚踢倒那第三國際統馭下的赤妖，這不都是革命的對象嗎？這不都是革命者，應下的決心和應具的身手嗎？

方今日本作了帝國主義者蠻幹直逼的班首，那正是實地試驗我們革命者的決心和身手的，我們只有迎頭痛打，再不許猶豫，也再沒有疑義的了，這好像說抵抗日寇惟仗西南，事理上似乎說不過去，一存此懷疑，便成莫大的錯誤了。大家請看清楚，那但求保有小朝廷還在作醜婦效顰的什麼法西斯蒂運動的不是盲進不已嗎？招納無依無食的苦民投在赤俄旗下來蹂躪四方的紅色運動不是盲進不已嗎？這兩大運動，廣佈于長江流域，我們還希望本國中部能够出力援救北部危險，收復關外失地，何異痴人說夢呢？至于控制北方的實力者，更是託庇于小朝廷而企延殘喘的涼血物，日寇一來，拱手相讓，然後棄甲曳兵，逃進冒牌的法西斯蒂小圈裏，這我們還不預想得到嗎？有一日，胡騎縱橫，妖氛彌漫，廣漠的河山，只剩得西南半壁，亡也後亡若干年，說不定楚雖三戶，亡秦還是楚呢。既來固傷心極了，然而事勢顯明地擺在眼前，勢不可違，我們只有順勢而負起我們的大任，西南的當局啊，你該如何堅壁清野，至少攔得住帝國主義者軍閥政閥和赤黨的鐵蹄，進而為全國同胞解除被那帝國主義者軍閥政閥赤黨倒懸的索子，西南的民衆啊，你該如何各盡所能，認定三大敵人，直接間接從多方面予以打擊，須知道，內憂即外患之媒，物不腐則蟲不託迹，如使中部北部不是那麼不幸，則我們南部不致那麼緊張而責重。到了今日，連南部還是上上下下黷逸頑懦的嗎？那就併九一八亦不必紀念牠，就此結束了一部二十四史倒乾脆啊。

今日雪恥救國之我見

鄧柏年

我地大物博之東北，於去年九月十八日，被日帝國主義者以武力侵佔，瞬屆週年；而熱邊危急之驚耗，近又傳入吾人之耳鼓，言之痛心！可恥孰甚！雖有黑省主席馬占山氏督率黑軍一部，與各地風起雲湧之義軍拚死抵抗，使暴日無片刻安枕之時，然欲以餉械兩缺之黑軍與義勇軍，在暴日自命精利無匹之陸海空軍威烈炮彈之下，將失地尅日收回，雖非必不可能之事，但亦未可視為必能之事。似此，吾國人當本憤敵同仇之決心，群起與抗；卽有因情勢阻隔，不能親赴東北與暴日周旋於疆場者，亦當各盡所能，予前敵將士以物質上精神上充分之援助。一面督促政府勿再因循畏葸，尅日興師出關討逆，收復失地，作大規模之抵抗；并繼續進行制敵死命之經濟絕交，以爲前敵將士之後盾，我失去之大好山河東三省一日未收回，卽一日不與暴日罷休。昔夫差誓復父仇，卒至臣越，勾踐臥薪嘗胆，終得沼吳。德法世仇，循環報復，士爲自衛，卒敗希臘，古今

中外，事實昭然。暴日雖強，終有竭蹶之日，強權一倒，公理即伸，使東北山河得以依舊無恙者，實有賴於吾人之一致努力，絕不可徒恃外援以自誤。否則，稍一放鬆，不但東北無收復之期，以不顧公理貪婪無厭之暴日，能保不實行其侵佔滿蒙以制全中國之政策，進而窺伺平津，再擾淞滬，以及各地，而蹂躪吾全國乎？吾愛國之同胞乎！國勢岌危至此，實吾人劍及履及，再接再厲之秋，慎勿事過境遷，將當日轟轟烈烈誓死抗日之勇氣淡然忘之，以貽將來無窮之隱憂；此則吾人所當朝夕警惕者也。

吾國人能具禦侮雪恥之決心，與暴日作長期之奮鬥，東北失地，必不難於收回，惟以吾國之土地膏腴，物產豐富，苟吾人以後仍不自振作，予外人以窺伺之隙，能保列強中無有垂涎其旁，以思染指如暴日者乎？然欲使吾國領土，得以永久保存，不致再如東北之不幸事件發生，實有關於邊防軍備之充實；但是張學良所統東北邊防軍，不下二十餘萬，邊防軍備，不可謂不充實矣，一遇數千日兵無理侵犯，即不加抵抗而退者何也？實因張氏幾視所部邊防軍為張家私產，欲保存此項實力，向本國稱雄，而不願為國禦侮有所犧牲也，結果：土地被佔，全國蒙羞，張氏誤國之罪，誠不可逃，惟是徧觀吾國軍人中，富於此種擁兵自雄，不願國家之惡劣根性者，或不止張氏一人；若不設法澈底打破，養兵雖多，何裨國計！

內政良否，有關國運隆替，而吾國年來政治之不良，與夫『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實有不可諱言者；即舉愈剿愈多之共匪而言，固由於一般意志薄弱之民衆，被共匪誘騙，相率加入所致；但証以所俘共匪供認被誘入共之原因，以不堪官吏之壓迫剝削，無計謀生，挺而走險者亦不少，是共匪之日益猖獗，使社會形成不安之狀況，以暴露吾國弱點，而啓外人之藐視者，地方官吏，實不能諉其驅民爲共之咎也。

至於財政爲庶政之母，實爲國家命脈所關，而理財之道要不外開源節流。吾國現時之財政困難，已達極點，所有中央與地方軍政各費，多恃舉債以支持，豈未新闢財源耶？則稅捐名目，頗覺日異月新，抑未節流耶？則各機關裁員減薪，與夫停頓建設事業，減發教育經費之事，亦復時有所聞，是源亦開矣，流亦節矣，而國家收入與支出，仍屬大相逕庭，不能不出於舉債之一途，以資彌縫者，此固因赤禍遍地，天災流行，以影響收入爲最大原因；而財政之不實行公開，亦未始非原因之一。此種不良現象，若不急圖補救，則人民之脂膏易盡，庫藏之空虛依然；倘遇特別事故發生，難免不因財政困難之故，使庶政陷入停頓之境，此言救國者，所當特別注意及之也。

吾國今日已成文化落後之國家，又屬青黃不接之時會。而國失重心，莫衷一是，言論龐雜，道德凌夷，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欲圖挽救，是宜實行三民主義的教育方針，務將世界文化迎頭趕

上，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以期適合時勢之需要，應付現代之潮流，尤須依照先總理之指示：吾國固有之高尙道德；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設法恢復，以挽回晚近澆薄之人心，重振國魂。蓋負軍事之責者，具有戰陣無勇非孝，繼之以忠貞，與夫知恥近勇之高尙道德，一旦有事疆場，必能如班定遠之發揚國威，岳武穆之精忠報國，當不致有擁兵自固，怯敵辱國之行爲。如服務民政者，具有仁民愛物，與夫和光渾俗，平易近人之高尙道德，必能整飭官常，掃除政蠹，爲地方興利除弊，爲民衆滌苛捐煩，則醜黃之治，成康之隆，不難復覩，何來共禍之蔓延，外人之覬覦乎？使掌管財政者，具有誠信無欺，用之以義之高尙道德，自必砥礪廉隅，不致營私舞弊，則國富民足，百廢俱興，何讓管劉專美於前。是道德之維繫人心，挽回頹運，能使發生偉大良好之效驗有如此者。能將此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道德，從而發揚光大之，則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之氣節風尙，不難復見於今日，而國是已定，外患自銷矣。此雖老生常談，然默察國情，曠觀大勢，誠爲當務之急，故特列及之。

九一八痛史與海外華僑

方岳昭

去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國主義者，侵我東省，在理東三省爲我國東北屏障，人民強悍，物產豐阜，土地肥沃，有東方巴耳幹之名，而雄視東北，手提數十萬大兵之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氏，倘能修明內政，整軍經武，以國家爲前提，以守土爲天職，整飭部隊，以固吾圉，則日人安敢侮予，無如張氏頹惰萎靡，荏弱無能，且不度德量力，欲伸張其勢力於關內，盡調東省精銳之師，入駐平津，以爲監視閻馮，對內作戰之工具，使邊戍空虛，國防廢弛，敵人知其內虛，乃不顧公理，不恤國際公法，突如其來，乘虛掩襲，以常理論之，當此賊臨城下之際，身負邊防重任之張學良，必將督率所部，誓死抵抗，城存以存，城亡以亡，幸而勝，則國土可以保存，主權不致斲喪，不幸而敗，則爲國犧牲，亦可告無罪於國人，不謂彼勇於對內，而怯於對外，睹日兵而胆

落，聞寇至而魂飛，竟以不抵抗主義命令所部，坐待繳械，三省之地，不崇朝而淪於敵人之手，國家之土地主權，人民之生命財產，拱手而送於日人，從此關外錦繡河山，不復爲吾人所有，彼日人之橫暴無理，固爲吾國不共戴天之仇，而張學良之怕死誤國，以不抵抗而斷送三省，實萬死不足以蔽其辜也。

夫所謂不抵抗云者，乃手無寸鐵之甘地，以消極制敵之方法也，豈手握兵柄之邊防司令長官所得而談者哉，是誠千古未有之創聞也。

當九一八慘案發生而後，我四萬萬同胞，以外患緊張，國亡無日，莫不慘痛哀號，請纓殺敵，尤其海外華僑，棲留異地，飽嘗帝國主義者之壓迫，目視亡國人民之慘痛，對於祖國外侮洵至，大敵當前，咸願毀家紓難，爲國捐軀，雖在帝國主義者嚴重監視之下，而其救國運動，捐資助餉，奔走駭汗，奮不顧身，及聞馬占山努力抗敵，不爲利誘，不爲威迫，則欣欣然有喜色，以爲馬將軍登高一呼，義軍四起，必能驅除強虜，還我河山，於是各埠華僑，電請軍事當局，以實力援馬者，如雪片飛來；捐資輸餉，以物質助馬者，若風起雲湧。其或購機助械，或組織華僑義勇軍，兢兢以挽救祖國之危亡爲己任，如歐美華僑輸助鉅量之軍餉，菲列濱華僑購助大隊之飛機，南洋羣島華僑組織救國後援會。對日經濟絕交會，越南華僑近且組織縮食救國會。及國防救濟八

年計畫。我華僑遠適萬里，航海梯山，墊伏於帝國主義者鐵蹄淫威之下，政府雖失宣慰保護之能力，猶能忍耐生存於遐荒，及聞祖國發生慘變，乃本其革命愛國之精神，不惜任何犧牲，以作政府之聲援。當國者苟軫念僑衆環境之痛苦，與夫愛國之熱忱，當早定對外方針，及救亡策略，以慰其願望。不圖九一八事變發生而後，轉瞬間已屆週年，當國者惟有奔走於京洛廬山武漢之間，所謂救國會議也，國難會議也，大都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所謂長期抵抗也，一致救國也，實爲長期不抵抗，實爲一致賣國。馬占山以抵抗而絕援敗退於前，蔣蔡以抵抗而絕援敗退於後，是當國者欲實行其不抵抗之主張，從而絕其援而使其敗也。嗚呼，國難日亟，國亡無日，在九一八慘痛國恥紀念當中，不知我海外愛國華僑，當如何痛哭流涕，以望當國者之雪恥復仇，彼當國者，亦有動於其中否乎？

我們今後的責任

趙漢一

——爲九一八國難紀念專刊而作，謹獻于民衆們之前——

——從九一八，一二八事件，聯想到現在與將來——

任誰都知道，日本和我們中國是同種同文的國家，換一句說話，簡直是兄弟國吧。可是，爲甚麼它——日本偏偏和我們中國來作對？不消說，我們都曉得它是很野心的了。它——日本自從維新之後，就漸漸地在世界的舞臺上，稱爲五大強國之一，同時它的本身——領土，也漸漸地不能夠容納得它的這般多的兒女——人民了。因這個緣故，它就想着，不斷地想着，不特是想着，它已實行它的大陸政策，由第一步而踏進到第二步的步驟了。它——日本於是乎進而壓迫我們的中國，竟於去年九月十八日，捏造中村被害事件進兵瀋陽，它們倚恃它的船堅炮利居然甘冒天下的大不韙，實行強佔我們的東三省了。反面來說，那時我們中國的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持不

抵抗主義，中央政府訴諸國聯，以退爲進，實行讓步，國聯無能，因而斷送。暴日更於同年十二月十九日致最後通牒於張學良，令其撤退錦州駐軍，二十三日假瓜代之名，向滿蒙大事增兵，二十六日攻擊錦州；那時我國守錦軍隊不足三萬人，且毫無戰事準備，稍一抵抗即撤入關內，暴日乃得完成東三省之佔領，而遼東三省亦隨于去年以俱逝了。這是使我們多麼的沉痛！！多麼的悲憤！！

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暴日既強佔我們的東北三省之後，意尤未足，更於今年一月廿八晚進攻閘北，把我國唯一之大商埠的上海，眼巴巴的陷入恐怖大肆焚殺之中，什麼的文化機關呀，什麼的培育英才的學校呀，如商務印書館，暨南大學等等，一掃無遺，焚劫淨盡，居民被槍殺的，蒙難的，不勝枚舉，腥風血雨，骨肉橫飛，遂使莊嚴燦爛的上海，一變而爲瓦礫之場，蹂躪到這般田地！哎！暴日的肉，其足食的嗎！我們恨不得吃它的肉，寢它的皮，還要吮它的血，嚙它的骨的啊！這才稍稍消得我們的一肚氣。同時幸而我們的十九路軍，將士用命，守土盡責，奮勇抵抗，連戰皆捷，屢挫敵兵，大寒敵胆，惟可惜因後無援，不得已於三月一日晚撤退至第二度防線；及後寧洛當局於五月五日與暴日協定撤兵，我們所受的種種慘痛，創痕未復，到了現在，熱河又是告急，暴日之得寸入尺，又怎肯從此罷手？是以我們念諸既往，思諸將來，真是痛定思

痛，欲哭無淚了！

然而最好沒有的，我們的老百姓——民衆們的良心，還尙未死警鐘响得緊急了！已從睡夢裡覺悟起來了！愛國的熱烈情緒，已達到沸點了！搖旗吶喊着，磨拳擦掌着，肢可折，頭可裂，奮鬥抵抗的精神不可滅！拿鐵和血準備和暴日拚個你死我活了！當然的，與暴日誓不兩立了！而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以不抵抗而喪失領土，是不能辭其咎！所以曾經幾度自動的，一方面組織義勇軍來和暴日對抗，他方面并經濟絕交抵制日貨起來了；同時請中央政府懲辦張學良以儆失守効尤者戒，並迅行收復東三省失地在案。惟到現在張學良還沒有懲辦，東三省失地還沒有收復，反把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和綏靖主任而變爲東北的軍事分委會委員長；汪精衛和他幹那以謝國人的總辭職的把戲，又無形中的胎死腹中了。中央政府的訴諸國聯，派來的調查團也草就報告書，各了各的歸去的歸去了；報告書的內容是怎麼樣。現尙是一個悶葫蘆，不知裡頭是賣什麼藥？這當然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而全國最高的軍事機關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蔣中正，竟下其命令，於今年九月一月內禁止民衆愛國運動，這又是值得我們懷疑的。至熱河事件告急，固然是可慮，暴日又在上海蠢蠢欲動，所謂舉行的閱兵式，也不可忽視的；而蛛絲馬跡，大有可尋，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吧！暴日既不恤國聯，破壞世界公約，斷然承認僞國，這還有什麼公理可說！顯然地國聯

也沒有辦法的了！

從事實和理想來說，我們所要求中央政府的，懲辦張學良和迅行收復東三省失地兩案，已不能容許執行了，只單純訴諸國聯倚靠着而待求公允的解決；信得過還不外是『壁上觀火』，『敷衍塞責』，甚而至任由『弱肉強食』的玩意兒吧。蔣委員長長的禁止民衆運動的大命令，意亦『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勾當而已。熱河告急，還不是一樣的告急，到急到不可收拾時，還不外是和東三省一般的送與人便了。暴日在上海的蠢蠢欲動，舉行的閱兵式，還不外是練習練習的進行曲，駕輕就熟地再來演一齣的新編劇本——捨不得也的申江——吧了。看啊！現在中國的亡國病已深入膏肓了，東北兩方已全亡了，西面的西藏問題也緊急起上來了；南部受七十二帝國主義者的壓迫，暴日的多數軍艦又滿佈於沿海和長江了；國內的匪共還沒有肅清，國外的虎視眈眈還沒有剷除，內外危險到萬分了；我們苟不自拔，苟不自救，將來恐不免於亡國了，恐不免爲亡國奴了，所以國亡危在旦夕的了！

民衆們！親愛的民衆們！我們所希望的，已完完全全沒有希望的了！所倚靠的，也完完全全沒有倚靠的了！我們所希望的，希望你自己的本身吧！所倚靠的，也倚靠你自己的本身吧！希望人家是希望不來的，倚靠人家也倚靠不來的啊！還是你自己去幹吧！個個担起你自己的責任吧！

我們今後的責任

切切實實地去幹和担起愛國衛國的責任吧！

民衆們！我底最親愛的民衆們！你忘記了你的敵人——日本——嗎？你忘記了東三省已被敵人奪去的嗎？你忘記了上海已被敵人蹂躪的嗎？你願意你的嬌妻美妾和姑娘姊妹被敵人輪姦割乳刃陰而死的嗎？你願意你的愛子兄弟和親朋戚友受敵人挖眼剖胸支解而死的嗎？你願意你的國家亡了的嗎？你願意做亡國奴嗎？不，不不，決不是可忍，孰不可忍！那末，勿畏縮！勿持疑！快起來！起來吧！聯合起來！團結起來！抱着犧牲大無畏的精神！盡心盡力地，矢志不懈，死而後已，來和它——暴日——拼一拼！方才能死裡求生！謹守我們的老套話：「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一句。努力前進！前進啊！前進！進！進！進！進！進！進！

倘你們未能個個都身赴前線來和敵人——暴日——拼命，這裡有一條大道給你們跑！那就是——經濟絕交也是一種利器可致敵人的死命的——因為不抵抗是必定死亡！抵抗才是由死裡求生！所以我很望大家如不作拚命的積極抵抗，也要堅持到底經濟絕交的消極抵抗！這是我們——民衆們——今後的責任。也是作者拿來和大家共勉的話兒！若如此，這才算當得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啊！

中華民族到何處去？

李建白

一

具有五千年文化及光榮歷史的中華民族，到現在已經呈露老大衰落的狀態。將由此振奮活躍起來，恢復原有的生命力；抑或一直頹廢沒落下去以至於覆亡？將如土耳其之瀕死翻身，抑如印度之一蹶不振？將如斯拉夫民族之蕃衍分立，抑如猶太民族之顛沛流離？在一九三二年今後最近的將來，何去何從，總要在今日的世界舞台有一種的決定了。

中華民族是漢滿蒙回藏五族的集體，在文化上，歷史上，地理上，都有極密切的關係，或許同出一源，而因地土氣候之不同，而形成風俗習尚之稍異。漢族起於帕米爾高原，由黃河流域漸

次蔓延滿於大江南北以至珠江流域，二百年前更衍布於黑龍江流域，今則遍中華民國都有漢人之踪跡了。滿族即通古斯族，居長白興安之間。秦漢時爲東胡，晉時稱鮮卑即入居中原內部；宋時遼金崛起，雄視北邊，明末滿人入主中華，其族遂散居全國。蒙族又稱蒙兀，宋時世居大漠南北，迨忽必烈滅金併宋，奄有中原，其種遂有與漢族混合，且發展及於歐洲之東部，今其本族，分佈於內蒙古及青海新疆北境與西藏中部。回族以所奉宗教名，先爲鞏弼，獯狁，周時已與漢族發生關係，在秦漢曰「匈奴」，在唐曰「突厥」「回紇」，宋元時曰「畏吾兒」，其族在陳隋間即入中國，今散佈於新疆甘肅二省。藏族，即唐古特族，殷周之「西戎」「氐羌」，漢之「月氏」唐之「吐蕃」，宋之「西夏」，東晉時「符」「姚」，「兩秦」皆屬其族，今居西藏及西康西部青海南部。甘肅，河湟洮岷之間，從前因國土遼廓交通不便，雖劃分疆界，實無畛域可言，且各族互爲雄長，入主中原，遠有東晉之五胡，近有元清之一統，是中華民族歷史之生長，以至於完成，遠在三千年以上，其期間迥非歐洲目前各民族之構成所能比擬。六百年前「蒙古利亞」這光榮的名字，在世界上更震驚了歐洲的白色人種，其形成一不可分離的集團，構成這統一的中華民族，自是必然的事了。

可是最近的一百年來，中華民族因不絕地受外力壓迫，發生了漸從完整而強被分裂的危險，中華民族能否以數千年來之團結力，抵抗外來壓力的分化，那就全看我們民族自身，能否向世界

前頭趕去，以抵抗各帝國主義者之文化經濟武力……種種侵略而定。

二

照優勝劣敗的天演公例，劣等的民族必爲優秀的民族所同化；弱小的民族，也必爲強大的民族所併吞。今日的中華民族，是否仍保持着世界上最強大的地位呢？是否仍爲世界上最優秀的份子呢？如其我們的答案是否定的話，那末中華民族將有爲其他優秀強大的民族同化吞併的可能了。

在過去的歷史上看來，中國的民族雖有漢滿蒙回藏之分，實際上經過幾千年文化溝通，已連成一「不可分性」的中華民族了，但自海禁開後，給各帝國主義者文化武力經濟等力量侵入。時至現在，滿族發源地的東北三省，已在日本操縱下與向來輔車相依的中國本部脫離了。蒙族居留的外蒙古因接近蘇俄，時時受蘇俄的煽惑威脅，且有了許多蘇維埃制的組織。回藏兩族居留的新疆西藏，又因接近俄英兩國屬地，也受了他們的分化，而在地理上，外蒙許多土地已爲俄有；新疆則爲英俄兩國潛植勢力的地盤，西藏則在英人覬覦之中，不絕地經營窺伺。雖漢族還保持着中國本部的地盤，而東南沿海及長江流域各地帶之良好港灣與商埠，亦已爲列強掠奪租借以去。加以文化經濟等種種的豪奪巧取，整個中華民國國家，久已名存而實亡了！

照上面的說法，中華民國在表面上已分裂成各種形式而為異族所威脅與支配了，今日的東北三省，尤其顯明的給倭島民族奪去，日本將不顧一切，承認其一手造成之滿州傀儡組織，迫訂攻守同盟條約，據他們宣傳，訂約後即有駐兵東北代為消滅彼輩認為的不安與騷動之義務（其實所謂不安與騷動全由他們的蠻幹所造成，且已經如此實行了）我們將用武力收回麼？不抗爭在擁有重兵及政山已出之際，而欲反攻於失去根據地和敵人基礎穩固佈置停當形勢互易之時，不待說是難，成功的希望自然絕妙。仗國聯的威信強掣日本交回麼？則「肉在虎口」，固絕不輕易辦到，而國聯之能力與態度，在過去的種種，經已證明為沒有此種可能，苟真不幸東北竟步朝鮮的後塵，唇亡而齒寒之中國本部，日夕逼處虎狼之側，難保不再為蠶食以去。蓋朝鮮之亡，東北即受壓迫；東北被併，中原豈獨倖保？至於外蒙疆藏，平時已受俄英威脅，其乘機掠奪，自在意中。設想至此，我國即不如昔日羅馬之被分，亦將同今日希臘之削弱。中華民族無異一支解而分配於強大異族之手，欲求如印度安南朝鮮之隸於一主，亦不可得。彼合數強國的威力高壓於上，我以一支離破碎的弱小民族掙扎於下，那就永無翻身之日了。

三

中華民族真的就如上面所說的一樣而從此完了嗎？我們且從好的方面着想：人民雖寄存於土

地，民族雖附麗於國家，究竟是二物而非一物，構成中華民族的各個民族間，在文化歷史地理種種，既都有極深切之關係，再由此產生了強烈的民族意識，自不容易分離而受其他民族的煽惑與同化，有時雖受外力壓迫，內心的反抗潛力依然熱烈地存在，且數千年來語言，文字，政教，習尚，一貫相承爲中華民族骨幹的漢族，已藩衍遍殖於全國版圖，在在足以領導滿蒙回藏各族使取同一的行動。遠的如華僑之在南洋羣島，雖各帝國主義之國家以懷柔或高壓的政策軟硬兼施，而他們的民族思想愛國熱情，絕不因祖國之積弱而泯滅低降，反更而激越奮發。近的如東北的民衆，無論是漢族滿族農人商人，甚至於荏苒綠林，莫不紛紛揭竿反抗暴敵，在餉械兩缺孤軍無的援環境中抗戰歷十月毫不灰懈，最近更由散漫的無目標的進爲有組織有步驟的聯合，進迫傀儡組織政治中心的瀋陽長春等地，使在後臺指揮的日本軍閥，無所措其手足。雖有少數漢奸，甘爲虎作倀，自掘墳墓，固可痛恨。但是一個國家民族，是寄託在全民身上，不是寄託在幾個特殊級階身上。就以我國內部而論，像那種媚外性成長外如虎，致力內爭，背誤國的也不少，可是民族思想民族意識和反抗帝國主義外來壓逼的觀念，經孫中山先生之提倡領導，早已深嵌國人腦海即使掠其地，亦不能治其人，淞滬抗戰一幕，很足以表現中國民族意識與反抗帝國主義情緒的熱烈，如主持國事者能够善爲領導和民衆通力合作，國事前途，還大有可爲，斷不至如上面所說的那般

危險。國內情況是如此，國際方面，也還有許多複雜的事象使欲亡人國者不至如十九世紀時專用武力即可成功之容易，而在中國，又是國際帝國主義競爭衝突的焦點，雖然「均勢」已破，在列強間還保持各種矛盾現象的對立，加以他們本身也有內在的矛盾，不能統一戰線，尙有給予我們生聚教養的機會，只要我全民族能真正團結覺悟，同向復興中華民族的路上跑，中國是不會沒有希望的。

四

現在有許多抱悲觀的人們，大聲疾呼「中國必亡」，以爲中國已不可救藥。另一方面又有許多抱樂觀的人，以爲中國地大物博，有悠久的歷史，有優美的文化，無論如何不至於亡國。其實這都用不着爭論，說到亡國的條件，中國是早已具備了，農工商業的凋敝，失業人民之衆多，內而赤禍滔天，外而強寇壓境，造成社會的不安，政治的紊亂，國日益削，民日益貧，所不亡的，僅是一種形式罷了。如果這樣下去，即使有更悠久的歷史更優美的文化（過去了的）更地大物博，也不能不亡。反之：楚雖三戶，可以亡秦，何況四萬萬衆的中華民族，若合全力以赴，豈不能力抗強隣，恢復失地。問題的要點，還是在內而不在外，總理遺囑的：「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很足以昭示內政外交的方針。不過喚起民衆必定要主持國事者能開誠

布公盡忠國事，切實與民衆合作，然後民衆才能喚起。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也先要國內政事上了軌道，才有「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和我聯合。我國百十年來是只有奮鬥的民衆，不多見有奮鬥的中樞；只有壓逼侵略侮蔑我的列強沒多見有以平等待我的民族。總理爲什麼能提倡革清室的命，就是因爲他外不能抵抗列強的侵略，反而割地賠款訂立屈辱條約以討好列強；內不能爲民衆謀幸福，反而賣官鬻爵重稅盤剝嚴刑酷法以壓迫民衆。總理又爲什麼要討袁討曹吳，也爲他們只知竊據權位剝削人民，全不爲國家民族打算，甚至借外債以飽私囊，假外力以專政柄。今日中國的情狀，自然有許多使中華民族不能振興的原因，但執軍權秉國鈞者的缺乏抗敵禦侮之決心與民衆合作之誠意，致全國步驟不能一致對外，自是重大原因之一。

中華民族到何處去？——是走上復興之途還是趨於覆亡之路？有待于吾人之決！

詩

九月十八

(三用大仄韻)

不匱室主

伯始事不理	霽雲猶有矢	遼瀋十萬戶	痛哭秋風裏
去年寇來襲	帶甲一宵靡	奇辱古無聞	喪地自此始
主將得急報	方抱桑中喜	猿鶴外不愁	狼狽內相倚
錦州再撤兵	猶曰取進止	冠蓋走洛陽	效顰豈其似
彌月戰瀝濱	幸未及桑梓	坐令失援敗	夸毗者誰子
登巔已窮行	濟盈惟有瀾	如何終不圖	日蹙國百里



一九八一年紀念專刊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區執行部編印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出版

非賣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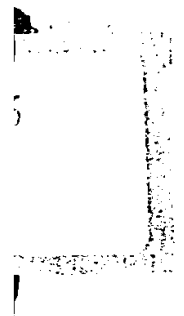
D
18-406

141

141

141 141 141 141

(1)



141